

長篇技擊創作

還珠樓主作

力



1

新
型
長
篇
技
擊
創
作

力

• 還主樓主作 •

正氣書局出版

新 型 長 篇 技 擊 創 作

力

(1)

目 次

- 一 狂風暴雨中力……………
- 二 原來當官的都是這樣材料……………
- 三 風雨之後……………三四
- 四 暴威下的抗力……………五〇
- 五 號哭之聲慘不忍聞……………五八
- 六 夜半飛刀……………六二
- 七 蒙面人……………六六
- 八 穿越森林……………七四

技擊創作

力 (一)

還珠樓主作

一 狂風暴雨中力的奮鬥

二三月裏的天氣，本是春光明媚，鶯飛草長，百花盛開，爲一年中，風景最美麗的時
候，黃牛坡在秦嶺山脈深處，是由陝西到四川的一條驛路，四圍山嶺雜沓，氣候溫和，土地
又肥，四時均有佳景，尤其是這春天，更顯得水碧山青，風和日麗，佳木蔥蘢，生意欣欣，
當那道旁官柳柔絲千條，搖曳春風之中，與左近閑花野草，互競鮮妍之際，忽然變起天來，
先是西北方日光之下，起了一片灰雲，大祇如席，停滯遙天空際，似在往外舒展，秦嶺多
雲，當日低空浮雲更多，一團團，一片片，飄蕩空中，隨風移動，映着陽光，白如銀雪，襯
得碧綠的天空，分外顯出澄鮮，時近中午，大道上面，行旅商客，車來馬去，正是熱鬧的時
候，當地乃高原當中一條石脊，當中凸起，兩頭均是斜坡，長達三四里，雖不甚陡、上行却
甚費事，尤其是由西往東的一面，車輛稍爲載重，行到坡前，多須卸下貨物，另由土人挑送
過坂，空車渡過，有時車夫恃強任性，以爲馬健車良，所載客貨不多，又是兩三套的大馬
車，想把過坂的力錢省下，客人再吝嗇一點，包價之外，不肯多出這筆力錢，由那粗野任性

的車夫，揮動長鞭，打着所駕的馬，低頭揚蹄，奮力去搶上坡，到了坡頂，再勒緊馬繮，揚鞭順勢而下，坡寬道直，一路吆喝，迎風疾馳，走丸溜坡，其行若飛，到也爽快絕倫，可是上坡時節，一不小心，或是中途馬力不濟，前後馬力稍失平均，一個支持不住，倒退下來，不是馬仰人翻，便是滾向道旁山溝之中，人貨全傷，端的危險非常，這時，正有一輛雙套大車，本是由西向東，急馳而來，仗着人強馬壯，載重不多，接車苦力，又全被前車雇去，走出老遠，不耐等候，車夫雷八，恰是一個出名搶上坡的好手，受客人催迫，覺着車中，祇有兩個客人，三四件行李，天氣又好，怎麼也能過去，一到起點，便把馬勒住，蓄好勢子，由慢而快，往坡頂馳去，到了中途，就勢加快，把手中鞭，朝前一抖，呼的一聲，舞起一個大鞭花，駕車兩馬，均是良駒，久經主人訓練，這條路已跑過多次，知道主人心意，一見鞭影，在日光之下舞動，一聲驕嘶，同奮前蹄，低頭往前一竄，就勢後蹄登地，前蹄往懷中亂踏，一路奔迅，往上搶去，迎面春風吹來，馬鬃根根披拂，襯着兩旁的碧水青山，宛然一幅絕好春山行旅的畫圖，眼看路程，已搶過了一半，雷八正以全神貫注在兩馬身上，口中不住吆喝，手中長鞭，舞起一個圈的鞭花，迎着春風，呼呼亂響，也沒有注意到前面天色，及至走過一段，忽然瞥見那馬鬃毛，被風吹起老高，覺着風力太大，心中一動，百忙中，抬頭一看，那面的天空，全成了灰色，先前所見青天白雲，已不知去向，半空也被陰雲佈滿，

前途黑沉沉，一片暗影，直到天邊，低得快與地面相接，跟着，便見暗影中，金蛇連閃，雷聲隆隆，連響不絕，耳聽對面坡頂，有人呼喝之聲，未及看真，一股狂風，帶着滿天雲霧沙塵，已如狂濤怒奔，由坡頂漫過，迎面壓到，那被風力捲起來的塵沙，化爲無數大小漩渦，在雲氣暗霧之中，隨同風力吹動，驕輪電馭，急驟而來，車馬衝風而上，本就艱難，再遇到這樣猛急的狂風，壓力暴增，一步也衝不上去，晃眼之間，連人帶車，已全埋入雲氣之中，急得兩馬同聲悲嘶，車上二客，也跟着驚呼急叫不已，這時，大地上已被亂雲佈滿，那猛烈無比的狂風，挾着排山倒海之勢而來，吹得道旁林木，在暗影中，起伏如潮，搖晃不停，不時發出極淒厲的尖嘯，與轟轟發發之聲相應，震得人耳鳴心悸，隨風而來的沙土，打在臉上，和石子一般，時聞樹折木斷，山石崩塌，遠近相應，狂風吹斷的樹枝，宛如一條條的鬼影，帶着極尖銳刺耳的嘯聲，不時由身旁電馳飛過，最長大的，竟達一丈以上，祇一碰上，全車人馬，莫想保全，這輛大車，再往上走，固是寸步難移，如往後退，勢非馬仰人翻，全成齏粉不可，休說車中客人，連那久慣行旅，精強力壯，幹練胆勇的車夫雷八，也嚇得心魂皆顛，最利害是，風力太猛，逼得人氣透不轉，休說駕車前進，連想跳下車來，去拉前頭馬韁，緩緩倒退，都被風力逼住，轉身不得，又恐匆匆跳下，失了平衡，前頭兩馬，稍爲一驚，便難活命，萬般無奈，祇得連抖馬韁，揮鞭亂打，仍想死裏逃生，搶往坡上，無如風力

越來越猛，前頭一馬，已被逼得馬頭快要低向地上，四蹄已無法提起，後馬也是四蹄登地，與狂風搏鬥，微聞車輪在地上磨擦之聲，始終不能前進一步，正急得無計可施，當空暗雲中，忽然電光一閃，緊跟着驚天動地，一聲大震，暴雨立似亂箭一般，隨同狂風，當頭打到，兩馬本已力盡精疲，吃不住勁，再吃迅雷一震，暴雨一打，一聲驚嘶，前頭那馬，四蹄一鬆，後馬自更禁受不住，順坡倒退下來，這一滑退，後面駕沿的馬，前半身立時離地而起，懸向空中，祇剩後腿着地，全車向後倒仰，因被風雨逼住，後面地勢又低，一任車夫，背着風雨，奮力下壓，毫無用處，全車人馬，本非翻倒不可，總算駕車兩馬，均極馴良，當此千鈞一髮之間，始終不曾受驚旁竄，尤其前頭那馬，知道主人危急，祇管車子向後倒退，依舊迎着風力，向前奮鬥，四蹄緊踏地上，絲毫不曾鬆懈，經此一來，勢子才得略緩，車夫也冒着奇險，強掙着膝下車來，本想搶向前面，將車沿按平，無如風力太猛，車退太快，一把未將車沿攥住，車已帶着兩馬，由身旁隨着狂風，倒滑而過，心中一驚，剛順手撈着前面馬繮，空中電閃奇亮，又是震天價一聲迅雷，一股狂風，帶着暴雨，迎面撲到，那馬實在支持不住，脚底一鬆，人也隨同大車，倒退下去，馬蹄在山石上磨擦，所過之處，火星四射，車夫還想拚命挽救，抓着馬繮，用力往前猛拉，想把勢子緩住，祇能緩緩倒退下去，一到坡下，便可保全，誰知風力太大，身不由己，周身已被暴雨，打成落湯雞一樣，狂風再由身後

吹來，如何立脚得住，車退之勢又快，勒得雙手，奇痛欲裂，一個收不住脚，隨同車馬，倒滑下去，休說站穩再拉，身子也快離地而起，正自脚不沾塵，頓勢往下飛馳，心胆皆寒，猛瞥見那馬往側一歪，車子立時斜轉，剛想我命休矣，忽聽風中有人大喝，一條黑影，急如箭射，由身旁閃過，跟着，手中一鬆，勢子便緩了許多，定睛一看，原來是個身材高大，穿着一身破舊短衣的壯漢，由坡頂上，飛馳而來，搶向前面，雙手扳着車前左邊木轅，往右一帶，往下一按，那輛大車，立時落平，後馬前蹄，也就落地，壯漢跟着一手拉着轅前皮套，面向下坡，用力往後拉緊，經此一來，車馬雖仍往下滑退，勢子却減緩了許多，後馬落地，前馬也減輕了負擔，自然又好一點，車馬重又成了直線，往下滑退，車夫見那少年，由狂風暴雨中，飛馳而來，一到便將車馬拉住，轉危爲安，似這樣強拉着往下滑去，看去並不十分吃力，身手矯健，動作靈巧，力氣更是大得驚人，方自驚奇暗幸，忽聽少年喝道，你還不坐上車去，將轅壓住，管住那馬，萬一索套一斷，如何是好，車夫想要答話，張不開口，忙照所說，由右邊搶過，往前一撲，就勢縱上車沿，兩馬久慣長路，善解人意，被少年強行拉住以後，因見主人在前，依舊朝前猛掙，緩那退勢，及見主人，突由身旁搶過，已有一些誤會，車夫跑得又慌，手中長鞭，吃風一吹，無意之中，正掃向前馬眼上，那馬當時受驚，前腿往上一抬，大車滑退正急，車夫慌裏慌張，往上一縱，驟然間加了百十斤重量，彷彿順着

坡道滑行的圓球，本就收不住勢，忽被一股大力量，朝後一撞，如何能禁得住，前馬受驚，再改進爲退，連車帶馬，立似弩箭脫弦，往下滑去，少年本心，是見兩馬神駿多力，想令車夫上車駕馭，仍用前法，以進爲退，一面增加前轅重量，以免仰翻危險，不料馬夫心慌，縱得太猛，前馬受驚倒退，這一來，平空加出一兩倍的力量，少年便是神力，也禁不住，竟被強拖出去老遠，不禁大驚，幸而胆大機警，見勢不佳，祇管危急萬分，心神絲毫不亂，知道再和先前一樣，一面往回強拉，雙足登地，就勢緩緩往下滑行，憑自己的力量，已難控制，猛觸靈機，急中生智，索性捨了車前皮套，雙手緊按車轅，不再用力強拉，祇將車轅抓緊，使成直線，不令偏側，率性隨同下滑，等把一口氣緩過，再將全身之力，運在兩膀之上，突然後雙足踏地，往後一拉，車夫看出前馬，亂了步法，大車滑退更急，知道不妙，連忙奮力一抖繩繩，接連兩鞭，朝前打去，前馬方始就範，重又奮力前掙，雙方恰是同時發動，滑行之勢，方始稍緩，就這晃眼之間，已倒退了二十來丈，馬前少年，和木頭人一樣，站在地上，擦地而下，又衝退了好幾丈，勢子方始稍緩，車中人已嚇得驚魂皆顛，風雨來勢，又比先前更猛，人馬合力，一路掙扎奮鬪，直到把這近三里長的斜坡滑完，到了中途平地，又衝出去好幾丈，眼看車快停住，不料一株斷樹，帶着大片枝葉，由狂風暴雨中，凌空飛舞而來，正由馬前掃過，少年手急眼快，雖得避閃，馬已力盡精疲，再被樹幹，掃中頭頸，身子一歪，

往側一縱，就此橫跌在地，少年拉緊後馬頭開皮套，和左轅木樑，一見馬往右倒，惟恐車翻，忙用全力，往左一扳，不料那車，在狂風中，掙扎了這一段，車上筍頭，已全鬆動，那禁得住一人一馬，左右對分，全力相併，吶喊一聲，當時折斷，連車帶人，全數跌向地上，行李洒了一地，車輪滾出老遠，總算車已停住，車毀人却不曾受什大傷，車夫對於少年，自是感激，剛一爬起，便想開口稱謝，剛喊得大哥二字，少年已搶上前去，將車中兩人扶起，風雨太大，無法開口，見那兩人，祇有一個，略受微傷，心方暗幸，內中一個，身穿華服，年紀較輕的，一見行李狼藉滿地，雨水似瀑布一般由坡上挾着泥沙，猛衝下來，停車之處，兩旁雖有水道，水存不住，也有半尺多深，中間更雜有一股股的洪流，最大的竟有一兩尺粗細，來勢迅急，一個躲避不及，便被衝倒，內中一口皮箱，已被衝出七八丈，被山石擋住，箱已破碎，那雨又和天漏一般，大得出奇，到處暗霧迷濛，水氣蒸騰，稍遠一點景物，便看不見影迹，空中電光連閃，迅雷霹靂，一個接一個，打得地動天搖，震耳欲聾，連人帶馬，全似剛由水裏冒出，周身濕透，如立噴泉之下，滿身水光閃閃，往下飛瀉，不禁急得亂跳，手指少年，兩次張口，均被風雨逼住，無法出聲，車夫見那少年，身材高大，貌相十分英俊，一身破舊補疤的短衣，方才風吹雨打，一路掙扎，上身已全破碎，露出兩條虬筋蟻結的雙臂，扶起二人以後，便去搶拾東西，代爲包紮，覺着這樣身具神力，熱心好義的漢子，從

未見過，二次又要開口請問，少年已背着狂風，大聲說道，這位大哥，還不快將你那馬拉起，坡這而沒有什麼人家，且到那旁崖下，避上一會再走罷，車夫聽他聲如洪鐘，那麼大的雷風暴雨，竟掩不住他的語聲，越發驚奇，回顧二客，正在跳腳舞手，張口亂喊，吃狂風逼住，一句也聽不出，車夫雷八，人甚豪爽，因這兩個客人，仗着官親，此次護送大官家眷行李，所雇車轎甚多，一路之上，趾高氣昂，氣焰逼人，本來午前便該過坡，大隊人馬車轎，已先隨同官眷親兵起身，因見自己，車快馬好，載得又輕，落後三數十里，不消多時，便可趕上，昨夜落店，叫了兩個破鞋，（土娼別名），鬧了一夜，早起還自留戀，以爲車快，終可趕上，又恐同行官眷知道，借口與途中接待的官府酬應，賞玩沿途風景，吟詩作賦，與大官唱和，故意打發同行車轎先行，他却後走，二人本帶有一名隨身健僕，因和土娼纏綿，起來得晚，恐進不上前站，並防被人議論，特意把行李分了兩件，命其騎馬先走，自帶幾件隨身行李，由後起身，先是捨不得走，一上路，偏是連聲催快，恨不能一下飛到前站，方才趕到黃牛坡，自己最愛駕車兩馬，意欲在附近打完尖，把馬喂飽，再行過岡，內中一個姓朱的，執意不聽，非要過岡不可，心想，民不與官鬪，好在這條路，已然跑熟，馬力也能勝任，既然不聽勸說，何苦到後，受人惡氣，祇得勉強應諾，因恨二客，倚勢欺人，人又小氣刻薄，先不知要變天，另想下坡時節，弄點手法，嚇他一跳，故意把話，說在頭裏，告以這

兩匹馬，從早跑起，一路急趕，飲食不進，黃平坡路其險陡，上下皆難，萬一中途馬力不濟，出了亂子，或受虛驚，不能怪我，我雖窮人，一樣是條命，同車共載，吉凶禍福，都在一起，一定逼我過岡，祇好答應，多加小心，遇見意想不到的事，那是無法，另一個姓金的是藩台小舅子，比姓朱的更不講情理，一聽黃牛坂，忽然想起附近財主秦迪，前在省城經人引見，十分投機，正好就便結納，前往看望，又因車行迅速，問知途中居民，前行大批車轎，剛過去不到半個時辰，聽說秦家離大道，才兩三里路，前往擾他一頓酒食，豈不比荒村茅店，要強得多，弄巧還可借故，把前行官眷追回，住上一天，兩下拉攏，於中取利，念頭一轉，雷八警告，竟如未聞，見馬跑得正歡，昨日又聽衆人均說，雷八人強馬壯，車行如飛，往來川陝道上，多麼難走的路，都是揚鞭而過，車都不下，路上也曾經過幾處難行之路，見他一鞭在手，控縱自如，果然與衆不同，均當所說是假，怒催起身，不以為意，不料差一點，送了性命，脫險以後，眼看無事，忽然馬倒車翻，隨身行李皮箱，全墮泥水之中，狼藉滿地，人也成了落湯鷄，因見少年，是個窮漢，不特忘了救命之恩，反到怪他用力太猛，把車拆散，衣物污損好些，正要發作，雷八知道二客心意，也不理睬，自將那馬扶起一看，祇前腿磕傷，頭間擦去一片皮毛，傷雖不輕，當不致死，越發高興，從容將破車解下，牽着兩馬，先往崖下走去，少年也將泥水中的行李，匆匆拾起，隨後跟來，正要取回那口皮

箱，微聞驚呼之聲，回頭一看，原來兩個車客，一路狂呼，揮手追來，內中一個，走得太急，一不留神，吃一股雨後山洪衝倒，跌了一交，連滾帶爬掙扎起身，幾立不住，少年見二人，那等狼狽正要迎去，雷八一把拉住，笑道，這兩個蠻子，剛得活命，又疼他的東西，大哥好心救人，莫受小人閑氣，我雷八實在是精疲力盡，周身酸痛，又冷又餓，再要冒着風雨，取那皮箱，去時背風，還好一些，再頂狂風暴雨回來，已無此勇氣，率性煩勞大哥，代檢回來，少時一總酬報，這兩個南蠻子，專一狐假虎威，仗勢欺人，由我對付，免得大哥，嘔那閑氣，少年笑笑，都是人類，遇上事情，理應彼此扶助，如何談什酬報，我代你取來就是，說罷，冒雨走去，見那皮箱，已全破碎，東西好些散落在外，箱中除幾件皮衣外，箱旁泥水中，橫着一雙舊紅繡花鞋，還有一疊上面滿佈濃圈的字紙，似是詩稿，已被泥水浸透，知道便拿了去，也無法收拾，又見詩題，是恭頌憲台大人，金屋藏嬌之喜，不願再往下看，平生最恨小脚，繡鞋已然舊得褪了顏色，裏層腳後跟，色更晦暗，越發嫌醜，不願沾手，便把餘物，一齊放向破箱之內，連箱抱起，走了回來，那崖乃兩丈來深的崖凹，是個極好避風雨的所在，少年拿了皮箱，剛剛走回，朱金二人，已然先到，正在喘息，冷得周身發抖，一見少年，取來皮箱，內中一人，正是那姓金的，連忙搶上前去，一陣亂翻，忽然跳脚大嚷道，我裏面還有要緊東西，那裏去了，少年見他情急，笑說，我沿途尋去，並未見有遺失之物，

祇有一疊字紙，被水泥浸透，已然腐爛，另外還有一雙舊女鞋，話未說完，吧的一聲，少年肩上，早被打了一掌，因爲人高，閃避得快，沒有打中臉上，雷八見狀，大是不平，濃眉一豎，搶上前去，大喝，事須講理，且慢動手，人家素昧平生，好意相助，差一點沒有把性命送掉，爲何無故伸手打人，姓朱的年紀較長，稍知事故，又膽小多疑，見少年生得十分雄壯，雖是窮人，出了這等死力，明是想得一點賞號，求榮反辱，定不甘心，又知秦俗強悍，對方是個租人，雷八滿面憤容，已然偏袒對方，這類野人，說翻就翻，就許激出變故，當此風狂雨暴，路斷行人之際，祇一翻臉成仇，立時吃他大苦，忙喝，老表弟有話好說，我們是何身份，如何與他們這樣無知下等人動武，你們兩個，也不許反抗，到了前途，自然有賞，如若無理，我們祇要一張名帖，便將你們，送往官府押起，說你們倚仗蠻力，欺辱官親，再重一點，便說你們，勾結偷盜，你們傾家蕩產，還吃官事，悔之晚矣，雷八聞言，氣往上撞，剛把雙目一瞪，待要發作，回顧少年，却是極好含養，剛出完了死力，救人出險，便遭打罵，竟和沒事人一般，挺立當地，神色不動，聽對方發話恫嚇，也無畏懼之容，心想，這兩個狗官親自稱藩台舅老爺，一路行來，府縣派人接待，送禮的頗多，勢力不小，自己孤身一人，如今馬傷車毀，不知要買多少苦力，才能復原，已然想開，即便闖禍，也不相干，莫要連累好人，又見少年，毫不計較，誤認怕官，念頭一轉，欲發又止，忍氣答道，方才我原

說，馬力已疲，你們如肯依我，打完了笑再走，就有風雨，也可躲過，那有這場禍事，如非這位大哥，捨命相救，連車帶人，一個休想整的回去，我們窮人，好幾年的血汗，才掙下這一輛馬車，算是隨身家當，如今車破馬傷，沒向你們埋怨一句，你們不過幾件行李衣服，天晴以後，一洗一晒，祇破了一口箱子，餘下仍全是好的，有恩不報，反到打人，莫非你們做官的，就這樣沒有天良，不通情理，話未說完，姓金的已暴跳道，你這無知蠢牛，那知這兩件東西的重要，那詩稿是我費了好些事，託人做好，自己背熟，準備到了省城，用花箋寫好，去向我那至親，藩台姊夫大人道喜，免得他疑心我是藩台夫人兄弟，幫着姊姊，不願意他納妾，還有一件，乃是昨夜人家送我的表記，本來車已下坡，可以無事，吃這蠢牛，蠻力一扳，將車折毀，別的東西，全數糟掉，我也不在心上，他偏瞎了眼睛，不知輕重，最要緊的兩件東西，不代我取回，却把這幾件弄髒了的衣物，搶了回來，便賣多大死力，也休想得我分文好處，該死蠢牛，還不快去，給我尋來，到了前站，祇消兩寸寬一張紙帖，便送你們的忤逆，莫怪我狠，雷八天生剛直之性，正要開口，少年伸手一攔，雷八覺着那手，比鋼鐵還堅，擋在前面，休想再進一步，以為少年，也要發作，正合心意，暗忖，這類狗官親，倚仗裙帶威風，比真的大官，還要利害，老百姓平日受罪，多半是吃他們的虧，這兩個尤為可惡，莫如打他一頓，趁此大風雷雨，路斷行人之際，祇要這位好漢，豁得出去，我們先出一

口惡氣，打完丟下破車，一同騎馬一跑，看他把我如何，心正尋思，少年已向二客身前去，姓朱的見少年，長眉大眼，一張紅臉，天然帶着一股英雄氣概，威風凜凜，迎面走來，誤認對方，業已激怒，知道這般苦人，專拿力氣換錢，白出許多死力，分文未見，反受辱罵，又聽說要送官，少年氣盛，必已激發野性，見同伴還在指手畫腳，辱罵不已，恐吃眼前虧，又見少年二目，神光炯炯，已射在姓金的臉上，料知不妙，忙喊我的三舅老爺，如何這等糊塗不知輕重，他們出此大力，我們那有不給賞號之理，要取回東西，好好說話，祇多給錢，他們自會爲你尋來，着急說氣話做什，話未說完，少年已走到姓金的面前，正料凶多吉少，直喊，莫聽他的，錢由我給，他說的是氣話，少年微笑道，天下事，不是專靠銀錢，便能把人買動的，我本意救人，並沒想到酬謝，何況車碎馬傷，你們丟了好些東西，這位大哥，不會怪我莽撞，心已不安，你們要我取回那兩樣東西，事雖容易，祇是嫌髒，那一雙破舊女鞋，實在不願拿他，既捨不得，我把你帶往那裏，由你自取如何，姓金的原因此次代姊夫入川收租，並迎接家眷，新近聽說，納了一妾，意欲討好，託人做了幾首賀詩，想去討好，以免對他疑忌，昨夜又在途中，迷戀一個土娼，拿了一雙舊鞋，認作定情表記，正待到了省城，向人傳觀，當着一件香豔的定情之物，不料全數失去，情急之下，破口亂罵，及聽同伴，二次連聲警告，忽然想起，此時風狂雨暴，四無人蹤，對方一個租人，車夫又與對方

一黨，萬一翻臉，立吃大苦，同時，瞥見少年壯漢，已緩步走近身來，想起同伴警告，不禁大驚，慌不迭改口說道，祇肯把這兩樣要緊東西，代我尋回，要多少錢，給多少錢，決無話說，少年竟連理也未理，自顧自把話說完，猛然伸手使拉，姓金的疑他不懷好意，忙說，錢我照給，這等大雨，如何去法，少年笑道，錢我不要，你那兩樣寶貝，我却無法伸手，我帶你去就是，說罷，輕舒右臂，祇一把，便將人挾起，往前走去，姓朱的見狀驚疑，忙喊，雷八快叫那人回來，到了前站，決不送官，此時就給賞錢，雷八不知少年用意，冷笑道，人家不稀罕那幾個臭錢，我也攔他不了，且聽命罷，姓朱的一聽，口氣不對，急得亂抖，仍把好話，說個不住，雷八也不再理他，探頭外望，祇等少年，一有動作，立即下手，誰知少年，並未發作，將姓金的夾到樹下，放在地上，命其自取，姓金的一路提心吊膽，見他始終面帶笑容，才放了心，就着泥水裏面，冒雨把那詩稿破鞋，輕輕拾起一看，並未殘破，到了人家，還可烘乾，揭取重抄，越發高興，覺着少年，人還不差，祇是怕他粗野，連忙改口，說是回去重賞，少年也不理他，依舊挾了回來，去時順風，雖受風吹雨打，冷得亂抖，還能勉強承當，回走却是頂風，那手指大的雨點，冰雹一般，迎面打到，涼氣攻心，又冷又痛，幾次快要閉過氣去，想要張口，請少年背身倒走，口才一張，大蓬冷雨，便箭也似，迎面衝來，幾乎悶死，少年却是行所無事，和挾小狗一樣，冒着風雨，亂流而渡，等到崖下，姓金

的人已周身水流，面如死灰，三十六個牙齒，上下亂戰，手一放便跌坐地上，幾乎暈死，總算少年不曾爲難，雷八看了奇怪，也未發作，姓朱的忙把身畔銀包解開，取出一小錠，遞與少年，以作賞錢，少年微笑道，多謝你的好意，這一帶終年氣候溫和，像今天的雷風暴雨，從來所無，因覺奇怪，偶往黃牛坂頂上，看過坂車馬有無遇險，發現你們，爲風雨所阻，進退兩難，趕來幫忙，本心不是爲錢，此時風雨未住，這位大哥的車，被我拉壞，還要幫他修理，無暇多言，我們平日，憑着自己精力，自種自吃，幫人的忙是應該，不算回事，銀子請你收下，我去去就來，說罷，轉身就走，雷八見他，既不貪財，又不怕官，遇事那等出力，心想世上，那有這樣好人，忙喊，大哥慢走，我有話說，少年轉身答道，我去取了傢伙就來，說罷，冒着風雨，縱身一躍，越過道旁小溪，如飛馳去，轉眼穿入烟樹之中，姓朱的忙說，此時又冷又餓，忘了和他要些吃的，這却怎好，雷八聞言，忽然想起，破車馬料籬內，還有大塊鍋魁，忙即趕往一看，那車祇車輪滑脫一個，車轅前樑，扳脫了筓，仗着以前親手建造，木料堅實，別的均未毀損，馬料籬懸在車下，車一散倒，恰將正面來的風雨擋住，糧料不會濕透，鍋魁上面，又搭着一件舊破棉花，居然點水不沾，棉衣也祇車縫中漏下來的雨水，把前胸濕了一片，餘下全是乾的，不禁大喜，忙把斗笠取下，蓋在籬上，一齊帶入崖洞，先喂兩馬，再吃鍋魁，朱金二人，這時又冷又餓，箱中衣服，已全濕透：無法更換，見

雷八吃得十分香甜，越發勾動餓火，有心分潤，先還嫌髒，又恐失了身份，欲言又止，雷八那塊鍋魁，約有兩斤多重，一路大嚼，一面撫摸兩馬，正想方才那漢子真好，忽聽身後說道，你那鍋魁，多少錢一斤，那裏買的，雷八此時，披着一件破棉襖，肚內有食，又接飲了一些雨水，把方才饑寒疲倦，勞苦酸痛，全都退盡，覺着身上溫暖，精力回復，舒服異常，一心想和少年交朋友，偷覷二人，平日狐假虎威，趾高氣昂，此時周身冷得亂抖，通身濕透，活似兩個落湯鷄，擠在一起，滿臉饑寒之色，兩下一比，自己直在天上，想起世上，也有銀錢勢力，打不動的鐵漢，和辦不到的事，正在高興得意，一聽是姓金的口音，知道用意，暗忖，這馱日的，最是可惡，你想吃我鍋魁，却是做夢，又想平日面軟，莫等開口，無法拒絕，想到這裏，故意哇了一下，氣道，好好鍋魁，怎會沾上馬糞，隨說，把手一揚，將殘餘的小半塊，朝泥水中擲去，姓金的急道，好好鍋魁，隨手丟掉，你們苦人，也不怕造孽，早知如此，勻給我們，還可加倍給錢，雷八笑答，我本吃不下許多，有心分你一點，因為昨日路上，我將他放在車內，打算留備路上當點心，你們嫌髒，不許我放，我沒法子，祇好放在馬料糞內，心想你們官親老爺，一定嫌髒，沒有敢問，上面又沾有一點馬糞，隨手拋掉，早知如此，換回一點本錢多好，姓朱的人較奸滑，看出雷八，有心戲侮，再說下去，徒目取辱，忙把同伴止住，暗中切齒，準備到了地頭，再行報復不提，那風雨雖然小了一些，

並未停止。

二 原來當官的都是這樣材料

雨中山洪，順流而下，聲勢甚是猛惡，來路低凹之處，已成了一片澤國，水光浩蕩，烟霧溟濛，水更浩大，雷八早把破車拉回，笑說，這雨不知何時才住，山洪已發，道路必斷，就車不破，也無法起身，黃昏前如尋不到人家，我已吃飽，還有這件破棉襖，可以擋寒，你們官親老爺，身子嬌嫩，禁不住凍餓，一冷準生大病，雨後春寒，無衣無食，夜來冷得更凶，如何過法，二人本就凍餓難當，聞言，由脊樑骨起，直冒涼氣，望着雷八，精神抖擻，頂着斗笠，在雨中跑進跑出，收拾破車，意氣軒昂，相形之下，越發難堪，後來實忍不住凍餓，見雷八頭上，直冒熱氣，正想和他商量，把那件破棉襖，租來禦寒，又恐碰他釘子，互相抖擻着，低聲密計，商量了兩次，最後決定，昨夜和土娼快活太過，再冷下去，恐受陰寒，受辱是小，性命要緊，姓朱的自覺平日一味陰柔，笑裏藏刀，人緣較好，不似姓金的，一張狗臉，出口傷人，剛把話想好，忽見一個戴斗笠的大漢，飛馳而來，抱着一大堆東西近前，嘩啦啦洒了一地，跟着，摘去斗笠，把肩頭一個破麻口袋解下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方才少年，帶了好些乾饈：還有一塊燒羊肉，一瓦瓶酒，一大束山柴，和一柄板斧，幾根鐵釘，以

及引火之物，見面，先把酒肉乾饈，遞與雷八說，實不相瞞，方才我也覺冷，已在人家，吃了好些東西，喝了兩大碗酒，雖然這些東西，全靠我一好友相助，得來不是容易，你們却用得着，我知你們，又冷又餓，請先自用，我來生火，把這些衣服烤乾，免得受寒，現在山洪暴發，至少要耽擱好幾天，此車修好，也難上路，還是先顧人要緊，隨說，早把火點燃，一會洞中，便有了暖意，雷八不等話完，早已拜倒在地，說道，大哥，你這樣人，我沒話說，容我磕一個頭，我才舒服，少年連忙回禮拉起，彼此手拉手，對面而立，都想不到說什話好，那鐵一樣的手臂上，全都青筋亂迸，雷八一雙大眼，更含着一點淚珠，朱金二人，見有酒食，爲數又多，驚喜欲狂，滿擬來人，必先送上，先還不肯自失身份，想等對方開口，誰知少年，全數交與雷八，跟着，把火點起，雷八呆了一呆，忽然拜倒，執手親熱起來，好生失望，姓金的首忍不住，暗忖，這大漢口氣不壞，此火分明爲我而設，不過方才不該罵他，土人心實怕官，想要討好，又不好意思，故全交與雷八，這狗才最是凶橫可惡，真又和方才一樣，將他糟掉，此時性命要緊，不是顧架子的時候，何況前後路斷，諸事均要仰仗此人，莫如就此拉攏，方便得多，忙湊過去，先拿起一個乾饈，放向口內，覺着香味撲鼻，甘美非常，涎臉笑道：多虧你們，幫我大忙，你雖不要酬謝，我們不能白吃人家東西，雷八聞言，氣又上撞：怒喝，你不知這位大哥，不是銀子買得動的，再說廢話，人家送與我的，不給

你們吃了，姓朱的也是饑寒交迫，想吃一點酒食，知道雷八，不好說話，恐又鬧翻，忙道，三舅爺，我們領情就是，多說做什，我也叨擾一點如何，少年見雷八，其勢汹汹，忙使眼色止住，接口笑道，我本來預備三四個人吃的東西，隨便請用如何，人當艱難困苦橫逆之際，祇管平日席豐履厚，耀武揚威，到此境地，却似鬥敗公鷄，氣焰盡斂，直覺身在泥塗地獄之中，雞犬皆仙，誰都不如，並且平日人越強橫，也越胆小怕死，當此搖尾乞憐，受對方盛氣凌辱之際，祇有一人，稍爲寄與同情，或對他說上幾句好話，縱令幾句空言，不能身受，也必感激涕零，卽便是個喪盡天良的人，明日得意，全數遺忘，甚或反恩爲仇，以德報怨，都不一定，但在當場，却是受寵若驚，平日最卑賤看不起的人，也當着祖宗一樣看待，二人間言，不禁又是歡喜，又是感激，連忙沒口稱謝，一個再扯起一塊乾饅，一個便想拿那酒瓶，誰知雷八，有心嘔氣，早已防到有這一着，一手搶過，嘴對嘴，咕嚕嚕喝了好幾大口，放在地上，笑道，這酒甚好，多謝大哥，誰愛喝誰喝，我量有限，金朱二人，平時便覺雷八滿口黃牙，一身汗氣蒜味，刺鼻難聞，爲想和他離遠一些，特意後坐，以致前輕後重，上坡時節，差一點鬧了一個馬仰人翻，如非少年趕來解救，命已不保，瓦瓶看去便不乾淨，再吃雷八對嘴一喝，末了一口酒，聽見瓶中酒響，又噲了一聲，好似喝得太急，回了一點籠，想起噁心，打算不吃，又因全身被雨水浸了半天，脊梁前胸，直冒冷氣，手足冰涼，再一想起，

昨夜和土娼，那段風流公案，非得陰寒不可，此時的酒，有如仙丹，怎能再顧污穢，仔細盤算利害，實在無法再愛乾淨，姓金的首先取過酒瓶，用濕衣把瓶口，擦了又擦，隱聞冷笑之聲，抬頭一看，雷八正寒着一張臉，斜視自己冷笑，知道開口來，必無好話，忙就瓶口，嚐了一點，覺着香冽異常，姓朱的已隨手搶過，低聲埋怨道，這是什麼時候，言動小心些好，說罷，飲了兩口，覺着酒味絕美，也就不再顧及別的，對飲了幾口，正覺裏外都有暖意，猛瞥見雷八和少年，并立崖口，低聲密語，猛想起這兩個人，力大無窮，方才不該得罪了他，如有惡念，却是叫天不應，叫地不靈，且喜珍貴之物，不在車上，隨身祇有幾十兩銀子，兩件水泥污穢的棉衣，也許不致謀財害命，又想窮人眼孔，能有多大，幾時見過這多銀子，事仍可慮，心正打鼓，注意對方動作，滿口說着感恩圖報的話，自己認錯，不該瞎眼，看錯了人，忽聽雷八，喊了一聲二位官親老爺，方覺不妙，心中一驚，慌不迭答了一聲雷大哥，雷八已接口說道，這位大哥，救了我們不算，在雨水地裏，跑來跑去，費心出力，周濟我們，一不圖錢，二不圖米，莫非連烤衣服，都要勞動人家不成，朱金二人聞言，才想起箱中棉夾衣尚多，方才冷得亂抖，因見水泥污濕，平日仗人服侍已慣，致忘取穿，過去一看，內有兩件夾衣，竟祇衣角稍為沾濕，還有一件皮衣，上半身也是乾的，祇為平時養尊處優，百事均須下人服侍，眼孔又高，一見衣箱破碎，滿是泥污，不曾想起查看，白受了好些時的

凍，心中後悔，已自無及，忙想取換，無奈全身水濕，貼在身上，解脫費事，姓金的性暴，想喚雷八，代解扭扣，雷八答以祇會趕車，我們所着短衣，雖有扭扣，爲了做事穿脫方便，多用一根布帶，攔腰束住，這類細巧貴重的衣服，我們這類下等蠢牛粗人，沒福氣穿，也不會服侍人，姓金的氣得沒法，暗中咬牙，見扭扣經水漲胖，解不下來，衣服本來濕透，洞小火旺，綁在身上，直冒熱氣，越發難受，一時性起，用手亂撕，絲綢經水，更是堅韌，又沒什麼力氣，姓朱的平日更是天生懶蟲，行動須人，體力甚弱，越發無計可施，總算方才料錯雷八詞色，雖然強傲可恨，似無傷人之意，少年雖然生得雄壯，神態口氣，却甚善良忠厚，心中略寬，二人對撕對扯了一陣，一件也未脫下，神情十分狼狽，後來少年見二人，累得氣喘吁吁，走過笑道，你二位祇不嫌我粗手粗腳，毀損衣服，我代你解如何，二人見少年，始終滿臉笑容，雖具一臉英銳之氣，人却和藹可親，絲毫未記方才打罵之仇，再想到當日，不是此人，不論凍餓，均難忍受，拿雷八一比，天上地下，就算山民怕官，有意討好，欲取姑與，貪得重賞，委實也真虧他，先恐受辱，不敢開口，一聽自願相助，自是求之不得，忙道，這樣再好沒有，可恨那些奴才，一聽說走，全都搶先，一見這等大雨，也不趕回探看，我們無人伺候，如何能行，蒙你相助，再好沒有，少年先代姓金的，把衣解下，姓朱的穿得較多，因下坡時，將背朝後，前胸不會濕透，本來扭扣易解，祇未做慣，一見有人服

侍，手都不抬。少年暗笑，這等人，和廢物一樣，也真可憐，心中又好氣，又好笑，回憶兄長平日之教，依舊聲色不動，正代二人解脫，忽聽姓金的喊道：你好人做到底，這乾衣服，怎不代我穿上，一褲子的水，還未脫哩，雷八見二人，把人家幫助，認爲理所當然，連褲子都不肯脫，乾衣依然攤在山石之上，伸手可拿，也捨不得動一下手，樣樣要人服侍，心裏看了有氣，又知這兩個狗官親，到了前途，難免尋事，以前路上，連受惡氣，心中氣憤，不敢發作，及至遇雨之後，見對方那等胆小卑鄙情景，心想，驢日的，平日狐假虎威，一旦遇事，沒有爪牙狗腿在旁，便成了縮頭烏龜，彷彿一個紙老虎，經過一場風雨，休說假的虎形，連骨架也全拆散，這類豬狗不如的東西，也配叫官，來管百姓，平日官府威勢，何等利害嚇人，今日現出原形，原來當官的，都是這樣材料，怕他做什，於是厭恨之外，加上許多輕鄙，聞言，正想發作，少年已回頭笑呼，雷八哥，你幫他穿一下，我不知道他連褲子，都要人脫，也許方才受凍的原故，雷八對於少年，已佩服得五體投地，雖覺他皮氣，好得太過，本心却不肯違背，再一想起，方才所勸之言，祇得強忍氣憤，過去一看，原來姓金的，內裏束着一根粉紅色的綢褲腰帶，不知怎的，打成死結，吃水一泡，越發難解，雷八人又粗心，連撕帶扯，好容易，把他解開，褲帶也撕碎成了好幾條，才將夾褲，幫助脫下，裏面還穿有一條綢褲，褲腿全都往外漲起一團，和豬屎泡一樣，雷八見他，褲帶已解，雙手仍捉着

褲腰，站在當地不動，猶笑道，褲腰帶死扣，你解不開，莫非貼身單褲，也要人脫，姓金的見他詞色不善，忙答，我自己脫，勉強將褲腰掖好，低身下去，剛把褲脚一解，便流了一灘黃水，雷八先見兩條褲脚管，和燈籠一樣，向外鼓起，已自不解，心想，多大雨水，至多全身上下濕透，也不會流在褲子裏面，存到如今，後見放了兩灘黃水，心更奇怪，猛聞到一股屎臊之氣，定睛一看，姓金的已把褲子脫下，褲襠裏面，好些屎糞，原來姓金的，方才淋了急雨，受寒腹痛，崖洞又小，彼時少年初見，用意難測，如在內裏拉屎，恐不見容，如到外面便解，又禁不住狂風暴雨，加上饑腸雷鳴，祇顧先搶吃的，打算忍到雨住，再拉野尿，不料內急已久，先前怕冷，和同伴擠在一堆，已勉強忍了不少時候，等到吃了兩個乾饅，喝了幾口冷酒，肚子又痛起來，見洞外風雨未停，本來還想和少年商量，就在洞中大便，誰知姓朱的，胆小，老覺少年神色可疑，心中打鼓，偷偷低聲警告，令其留意，姓金的早覺少年雄壯威風，見和雷八，交頭接耳，本就心中疑慮，聞言越發害怕，在未看明對方心意以前，如何還敢開口，作這類討人嫌的事，又恐受寒，冒着大雨，出外大便，更受不住，連怕帶急，心裏一慌，結果屎未拉成，褲帶却成了死結，後來實忍不住，正想冒險開口，恰巧雷八，偶然對他斜視，面有怒容，手中恰又拿着那把明光耀眼的板斧，驚疑之際，心中一慌，一口氣沒提住，撲的一聲，屎糞齊下，鬧得一褲兜都是，身上雖然舒暢了好些，爲了平日風流，到

處勾引良家婦女，二三月的天氣，已換上重綢褲褂，屎流出後，身上雖鬆快了许多，滿褲兜的存貨，却無法出籠，本意：少年好說話，也許一手包辦，代他全數脫下，拚着許他一點好處，偷偷告知，將屎褲子丟掉，一見雷八代解，本就胆怯，好容易，把褲帶解開，忽想起屎還好辦，至多褲子不要，這一褲兜的臊尿，如何拿走，正提着褲腰發愁，吃雷八怒目橫眉一說，先解褲時，雷八沒有耐心，又受兩下誤會，心更害怕，不敢多言，祇得勉強自解，頭一條褲腳還好，祇漏了一灘臊尿，解到左腿，褲腳管中，還存有兩段臭屎，吃屎一泡，軟膩膩的，已快溶散，偷偷雷八，滿面怒容，心又一慌，解時一不留神，那尿由內滾落，抓了一手，雪白襪子裏面，也全裝滿糞汁，地上更是糞穢狼藉，臊尿流溢，臭穢之氣撲鼻，雷八看出，勃然大怒，厲聲喝道，你這驢日的，這大年歲還要流屎，共總這點地方，又是人，又是馬，你偏這等討厭，不給我收拾乾淨，老子把你劈了，姓金的脫下濕衣以後，覺着身上又是一種冷法，凍得難支，無奈乾衣服，共祇兩件，下半身全是屎尿，不先去淨，如何上身，外面雨水雖大，沖洗方便，又恐赤身淋雨，送了性命，沒有那般勇氣，及至狼藉滿地，雷八厲聲喝罵，其勢汹汹，瞥見那柄板斧，立在壁角，寒光閃閃，鋒利非常，心想，這類租人，性如虎狼，什麼事都做得出來，此時天近黃昏，路斷行人，殺人謀財，易如反掌，不禁驚魂皆戰，以爲真要殺他，嚇得撲地跪倒，急喊，雷太爺不要生氣，我弄乾淨就是，話未說完，雷

八見那臊水，正往火前流去，惟恐木柴，沾了尿糞，經火一燒，更是奇臭，怒火頭上，順手抄起板斧，朝地上柴火一撥，不料用力稍猛，隨手帶起一根燃火的樹枝，姓金的情急心慌，惟恐雷八，真個下手，也沒看清面前那堆尿糞，雖火又近，剛一跪倒，瞥見雷八，惡狠狠持斧揮來，越當是要殺他，不由心胆皆寒，忘魂皆冒，急喊得一聲，爺爺饒命，慌不迭，往旁一閃，不躲還好，這一躲剛巧被那火枝，由身上掃過，自然禁受不住，驚悸忘魂中，往旁一翻，恰又壓在那帶火樹枝之上，火雖壓滅，肩膀却被燒焦一塊，奇痛攻心，疼得滿地打滾，殺豬一般，哀鳴起來，那灘尿糞，被他猛然一跪，濺得滿地都是，再加手脚亂舞，接連兩滾，那滿裝糞汁的襪子，立時甩脫了一隻，朝左側飛去，姓朱的剛由少年相助，把衣服盡，一面把皮袍披上，一面朝少年說好話，亂許願心，一見同伴，流了滿地尿糞，雷八已在怒罵，一個其勢汹汹，一個跪地求饒，狼狽非常，畢竟旁觀者清，看出雷八，不致行凶，正朝少年說好話，求其往勸，不料姓金的，心慌太甚，受了誤傷，滿地打滾，那一隻裝有尿糞的襪子，突然離脚而起，迎面打來，少年手急眼快，忙把身子一偏，將手中濕衣，拿起一擋，恰巧躲過，姓朱的剛把皮袍披上，覺着周身溫暖，沒想到有此一來，一下打中臉上，噁呀一聲，滿頭糞水交流，為防跌倒，祇顧扶那身後崖壁，心中一慌，急喊，雷大爺是好人，底下話未出口，糞水已隨口流入，猛覺奇臭難聞，猛想起此是臭糞，情急驚慌之下，又嘔了一點

下去，當時反胃，哇的一聲，吐了一地，噲得急淚四流，眼睜不開，舉手一擦，忘了頭上，還有不少稀屎，正往下流，這一擦，連衣袖帶臉，全抹成了黃色，猛然警覺，越發噁心，急切間，又想不到個主意，一路連跳帶嘔，連隔夜食，帶苦水，全都噴吐出來，腥穢之氣，越發難聞，雷八本是滿腔怒火，見二人如此狼狽，反到笑得肚痛，跑向洞口，越想越好笑，直不起腰來，姓朱的滿頭尿糞，越抹越糟，也越噁心，口鼻並用，連噴帶噏，幾乎閉過氣去，好容易屏着氣息，急喊二位大哥，救我一救，少年早將瓶中餘酒倒去，去到外面，接了滿瓶雨水，匆匆跑進，接口說道，你把頭低下，我給你沖洗，外面雨大，免得又將皮袍淋濕，沒有換的，洗完用舊衣，把袍袖擦淨，再想法子，姓朱的見少年，人真厚道，毫末幸災樂禍，隨時出力相助，不顧稱謝，先想喝上一口嗽嘴，少年笑道，那如何行，你嘴唇上，還有尿呢，沖完再嗽嘴吧，姓朱的聞言，又噁心，噴了一口臭水，才由少年，從頭淋下，先把頭臉和手，沖洗乾淨，遞過舊衣，令其擦洗，水也用完，又去接了一瓶，正嗽口間，忽聽一聲驚叫，原來姓金的，帶着滿身糞穢，已吃雷八，就地抓起，往外走去，先還恐被殺害，急喊爺爺饒命，雷八已把他放向雨中，怒喝，殺你汚手，還不把那隻襪子脫去，就着大雨，快洗，姓金的心胆早寒，加上一身屎糞，覺着狂風暴雨，和瀑布一樣，打向身上，人都站立不住，略為一停，便幾乎閉過氣去，連驚帶急，又跌了一交，實在忍受不住，連滾帶爬，跑進

洞中哭喊，再淋暴雨，我就死了，要什麼都答應，饒我命吧，雷八見他，在二尺來深的雨地裏，滾了一轉，周身糞穢，已全沖去，也就不再理他，姓金的忙把衣服穿上，經此一來，連人帶火傷，一齊凍木，蹲在火旁發抖，少年方說，你此時不能烤火，免得寒氣攻心，姓金的聞言警覺，往後一退，料全身麻木，站立不穩，一屁股跌向那灘糞水上面，見雷八朝他冷笑，心中憤急，表面却不敢得罪，勉強掙扎起立，正想起傷心，少年已將二人濕衣取過用樹枝挑上，方在火上烘烤，雷八嫌洞中太髒，臭味難聞，自往洞口，取下身旁旱煙袋，就火點燃，朝外觀看天色，口中念道，本來車快修好，被驢日的一鬧，滿地是屎，今夜連個坐處都沒有，真是晦氣，少年接口道，住的地方到有，祇是雨還未止，我們村中，又沒有轎子，這兩位就把衣服烤乾，也難上路，何況，還有好些東西，沒法帶呢，朱金二人，痛定思痛，都覺少年人好，如不是他，吃苦更大，把雷八恨入骨髓，互相以目示意，少年看出二人心意，心中一驚，正在盤算，如何代雷八解勑，免往前途吃苦，忽聽雷八笑道，有人來了，還有三乘轎子，這大的水，怎麼來的，轎子下面，還有木板托住，和船一樣，直會想主意，少年聞言，出洞一看，暗代雷八叫苦，忙向雷八低語道，八哥，你性情太暴，不聽我勸，此時不是我們抬頭時候，爲了一時之氣，何苦吃人的虧，這三乘轎子，許是接這兩個厭物的，如我料得不差最好不要跟去，少時同我一路，免受小人閹氣，說罷，搖手示意，不令開口，隨向朱

金二人道，我今日總算多少幫你們一點小忙，我也不要報答，祇是這位雷八哥，心直口快，如有得罪，請看在我的面上，就算酬謝如何，姓朱的不知何意，忙答，我們早看出雷八哥，是好人，雖然性暴，也難怪他，壯士更是救命恩人，那有受恩不報之理，祇是這裏，無法過夜，柴也快要燒完，我二人不比你們強壯，就這樣，已不免要生一場大病，今夜如無宿處，性命難保，還望壯士，成全到底。想個方法，安身才好。少年知道轎子來路。此時此地，決不會是爲別人而來，忙接口道，祇你二人，日後不與雷八哥爲難，等衣服烤乾，把斗笠與你戴上，把你二人，背往桃園莊投宿，包你舒服，二人聞言大喜，同聲答道，桃源莊主秦迪，便是我們至交，這樣再好沒有，少年聞言，心又一驚，笑道，我還不知你們兩家有交情呢，這太好了，姓金的立時搖頭晃腦，說道，你那知道，我的姊夫便是本省藩台大人，這位朱老爺，也是藩台表弟，秦莊主祇知我們遇難，無論如何，也必親來迎接，你今日功勞不小，等我到了省城，和藩台姊夫，說上一句好話，馬上提拔你，做一個官，你不要酬勞，可見會燒冷灶，真有力，實對你說，秦莊主知道我是藩台姊夫的小舅子，巴結還來不及呢，少年暗笑，這奴才所吹的話，到也多半是真，可惜李某，并不把你放在眼裏，一聽雷八口唱山歌，正在冷笑，恐其加深仇恨，忙喊，八哥你看轎子，抬得有人麼，話未說完，便聽洞外，有人踏水之聲，探頭一看，前行兩壯漢，都把褲腳，勒到大腿縫裏，手持雨傘，高打燈籠而來，

還未近前，便有一人高叫道，那不是馬車，如何碎了，莫要舅老爺他們，出事了吧，隨又喊道，崖下還有火光，那不是趕車的雷八麼，雷八認出內中一個，正是二人所用健僕張升，還未開口，姓金的聽出張升口音，喜出望外，光脚踏着滿地臭水，趕了出來，急呼，我和表舅老爺，都在這裏，回來另一壯漢，忙即朝後趕去，張升見主人，如此狼狽，連忙趕進，搶前請安，剛說得一句，二位舅老爺萬安，姓金的已迎頭一個大嘴巴打去，怒罵忘八蛋，狗日的，你們都死往那裏去了，害我和表舅老爺，在此受罪，差一點把命送掉，到了省城，非嚴辦你不可，張升原因主人，貪與土娼纏綿，又恐乃姊知道見怪，推說須往地方官道謝，並代藩台，訪查一事，留在後面，又恐追趕不上，別人說他閑話，張升心腹家人，命他騎馬追去，暗告隨車護送的家人親兵，途中延宕，並代監防，不料過岡不遠，便遇雷風暴雨，張升人甚機警，早就問出桃源莊主，是主人朋友，如能尋到，有好待承，忙向抬送行李的土人打聽，果然就在道旁不遠，立命車夫趕去，一面命土人，搶前送信，仗着空車過岡，比時天好，官眷所坐車轎，均有油布蓬罩，祇隨行護送的差官親兵，通體透濕，餘者還好，秦迪最喜結交官府，聞報，立即冒雨迎出，把來客祖宗一般看待，接了進去，跟着，便聽山洪暴發，進退兩難，方才如不見機，再往前行，人馬均有洪流衝去之險，張升自覺應變機警，回頭得早，立此奇功，懷着滿腹高興而來，祇爲沿途水大耽擱，秦迪巴結官親，問知二人在

後，既要親來，又恐水大，特意弄了三乘轎子，轎底再綁着現搭成的木排，臨時現製，雨下又大，自然耽擱不少時候，誰知晚來一步，累得二官親，多吃了好些苦頭，見了張升，不問情由，連打帶罵，張升一肚子的委曲，說不出來，姓金的先前，宛如鬥敗公雞，遍體傷痕，一身污穢，垂頭喪氣，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口。此時却似添了翅膀的猛虎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一句一個送官究辦，把方才所受罪孽，全發洩到張升身上，上面嘴巴怒打，下面抬腿，又是一腳踢去，不料怒火頭上，忘了腳上沒穿鞋襪，洞中升火，雖然溫暖，地土却是涼的，加上好些臭屎泥污，滑溜異常，腳已凍木，用力太猛，張升又是一個筋骨健強閃躲靈巧的壯漢，這一下，人未踢中，却踢在一塊硬木柴上，自己却受了傷，當時覺着奇痛鑽心，連腳指都快斷裂，噯呀一聲，往後便倒，腳底一滑，身子往後一仰，又跌一個仰面朝天，這一急真非小可，一面強掙着爬起，口中大罵，狗王八蛋，該死東西，到了省城，我不稟告藩台姊夫大人，把你交給長安縣，打八百板子屁股，枷號三個月，要你狗命，我不是人娘養的，姓朱的比較沈穩，又因同是官親，表舅爺終不如正牌舅爺的裙帶關係密切重要，對於姓金的，表面奉承，以他爲主，心中却是妬恨非常，見他剛有自己人來，還沒問明來意，便亂發官威，連打帶罵，知道張升，精明強幹，善於巴結主人，此行連太太對他，也頗賞識，平日早在暗中勾結，有意討好，正自大聲急呼，老弟這等大風大雨，如何怪人，他好容易安頓好了藩台表

嫂太太，來接我們，有功不賞，反打人家做什，話未說完，人已倒地，張升一肚皮冤枉，一面挨着嘴巴，諾諾連聲，心中却是氣憤，正打不起主意，聞言，立被提醒，急叫道，本來不會來晚，因雨太大，秦莊主恐怕路上出事，吩咐釘好木排再來，太太說，舅老爺不該落後這遠，問了好幾遍，我說，舅老爺在棧房，姓金的二次跌在糞裏面，又痛又髒，見張升不來扶他，正坐地上大罵，連呼痛死我了，一聽張升說乃姊問他幾遍，心中一驚，又聽提到棧房二字，越中心病，慌不迭翻身爬起，不顧疼痛，搶上前去，張升當他又要打人，忙往外面閃避，姓金的急喊，你不要躲，我落台姊姊說什麼話，你是怎麼回稟的，提昨夜棧房做什，張升知他心病，故意拿喬，詭笑道，小的沒說什麼，秦莊主來了，舅老爺還不把衣服穿上，說時，外面人語喧嘩，雜着水響，這時，雨還未止，雖比先前小了好些，山洪却大，水離洞口，不過寸許，再漲一點，便要侵入洞內，那三乘轎子，又裝在木排之上，順流而來，一齊衝向洞前，人還不會進洞，外面的水，早已潮湧而入，地火當時被水淹沒，姓金的也被張升提醒，覺着周身冰涼，低頭一看，所披棉袍，已跌向水裏，吃水一衝，連烤衣服的木架，也被衝倒，多半落向水中，少華和八棍語了兩句，早已閃身外出，不知去向，雷八站在一旁，不住好笑，想起光着身子，如何見人，秦迪又是新交，連急帶愧，正急得亂跳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畢竟張升，手急眼快，心思靈警，雖想捉弄主人，報復方才打罵，但一想到，自己

還要仗他威勢，對付外人，不可看他狼狽，同失體面，做得太過，忙把破箱上那件棉襖，順手搶起，匆匆披向姓金的身上，跟着，搶往洞口，就在雨水裏面，朝着第一乘轎子，打了一千，大聲說道，家主人過岡時節，翻車遇雨，周身皆濕，此時正在烤火，衣履不周，洞中污穢，不便接待，莊主盛意，萬分感謝，現命小的擋駕，請莊主先回，將空轎留下，家主人稍爲收拾，便即專誠拜訪，向莊主道謝，隨又搶往轎前，低聲說道，家主人雨中遭難，請莊主即速回莊，借幾身乾淨衣服，放在廳旁小屋之內，等家主人到達，換好衣冠，再行請見才好，秦迪小時，雖然學了一點武功，近來酒色淘虛，成了一個空架子，從小養尊處優，不曾吃過苦頭，當日原因巴結官親，執意親身來迎，一到黃牛坂，不料水勢這大，已自氣餒，因張升先前苦勸不聽，中途折回，又覺不好意思，硬着頭皮趕來，到了洞口，一見洞前山洪，由上面狂湧而來，轎夫雖在水中掙扎前行，依舊搖搖欲倒，幾乎立足不穩，洪流繞崖而過，撞在崖角之上，激射起丈許高的浪花，澎湃奔騰，勢甚險惡驚人，探頭一看，崖洞地勢稍高，吃轎一衝，水已漫入，滿洞皆水，大片濁水，正由洞內，倒捲出來，暗影中乍看上去，彷彿內有山洪，向外狂湧，中間還隔着三尺來寬的水面，實在無法過去，目光到處，瞥見洞中，遍地狼藉，破車衣物，散了一地，旁邊崖凹中，還擠着兩匹大馬，朱金二人，一個赤身露體，一個祇上半身，披着一件皮袍，立在泥水之中，都是聳肩縮背，神情委頓，姓金的面

容更是慌張，張升正把棉袍，與他披上，心想不下轎去，不顯誠敬，這等水泥污穢如何舉步，忽聽張升，跑向轎前擋駕，正合心意，暗忖，對方如此狼狽，就此相見，也太難堪，點頭笑道，既然如此，請代回復貴上，說我恭敬不如從命，祇好趕回莊去，與二位舅老爺，準備整潔衣履，更衣之後，再請入席了，張升忙代主人打千道謝，這時，雷八見少年，已在張升入門時走去，行時暗囑，諸事留意，忍氣爲高，正不知所說何意，秦迪已先向衆說道，此是本省藩台大人的舅老爺，你們抬轎時，務要小心，如今前後路斷，車夫連車馬也全帶走，我回莊去，再命人來接應，走得慢點無妨，越穩越好，不必心忙，回去這一段，迎着風雨，逆水而行，我還要多帶兩個人走，途中如無失閃，到莊有賞，說罷，自帶數人，踏水擁轎而去，張升隨命轎夫暫停，一面忙着把半濕的乾衣，請金朱二人穿上，轉對雷八道，你也幫幫忙，站在那裏做什，雷八因張升，久在外面跟官，人雖刁滑，頗通情理，不似別的惡奴親兵，狐假虎威，張升又因這條路不太平，雖然帶着多人上路，小心總好，不願得罪苦人，雷八每次受氣，均是張升解勸，留有一點好感，笑對他道，張二爺，不是不肯幫忙，你看上面，全是臭屎，怎弄得慣，張升已然聞到臭味，低頭一看，果然滿地糞穢，主人身上更多，笑問，這是怎麼弄的，雷八方要開口，姓金的惟恐張升懷恨，不敢發作，一聽雷八開口，想起舊仇，不禁遷怒，剛把鼠目一瞪，怒喝，還不是你這奴才，雷八聞言大怒，正要回答，隨

來村中壯漢，已有二人搶進，姓朱的忙把他勸住，悄告張升，這些衣服，全都污穢不堪，如何帶走，張升笑答，這衣服如此講法，也不能穿，莫如把乾淨的一點留下，下餘賞給來接的人，好在二位舅老爺，到了衙門，還愁沒衣服穿麼，姓朱的連說甚好，這類衣服，穿在身上，也是晦氣，還是賞人，免得妨礙官運，姓金的因那衣服，由裏到外，全是新製項下，先還不捨，一聽妨害官運，想起上面多是尿糞，方始終止，因恨雷八不過，故意喝道，賞誰都可，祇是不可賞他，雷八冷笑道，上面盡是狗屎，誰肯要他

三 風雨之後

張升見主人，那等氣憤。想起翻車之事，當是雷八之過，所以懷恨，便問雷八，怎不小心，闖這大禍，雷八氣道，誰闖大禍，叫你家主人，憑良心說，是誰不好，我受了他害，車翻馬仰，前後路斷，你們又是官價，如非你二爺，還有一點人心，馬料錢都不夠，如今前後路斷，進退兩難，除却把馬賣掉，連飯都吃不上來，自己拉了一褲子屎，還要怪人不好，隨把前事說出，向衆評理，張升見他話太難聽，主人已羞惱成怒，拿起一根柴棒，頓足大罵，想要動武，却又不敢上前，當着來人，實在不成體統，又見雷八，怒目橫眉，挺身而立，依舊說之不已，知道所說均是實情，忙向主人，瞞使眼色，一面把雷八拉開，故意說道，天有

不測風雲，此事誰也難怪，你少說幾句，到了前面，想法多要一點賞錢，補你苦處，豈不是好，姓金的跳脚罵道，這該死的王八蛋，千刀萬剮，死有餘辜，非嚴辦他不可，休想得我分文，雷八哈哈大笑道，你那儻錢，我也不要，拚着一條命，皇帝老子也不怕，昨夜在店內玩婆娘，又怕巴結不上差事，先是和那婆娘，勾纏不捨，臨走還在車前，把肉麻話，當成有趣，說個不完，又和婆娘要雙舊鞋做表記，那婆娘看在幾個臭錢分上，怕他官家勢力，恐怕別的客人看破，斷了財路，實在沒法，跑回屋去，把他老鴛鴦的舊鞋，胡亂拿了一雙前來，那老鴛鴦在鎮上多年，出了名的汗臭脚，他却認成寶貝，坐在車上，隔不一會，便取出來，又看又聞，當是情人送的活寶，就不嫌髒，莫非那脚汗臭味，也聞不出，我乾乾淨淨一塊銅魁，不過放在車上一會，硬說髒了他的坐墊，非拿開不可，也不想，這類趕客店的花娃娃破鞋，都是賤貨，剛把姓張的情哥送去，又把姓李的，抱在懷內賊心肝，祇怕連洗屁股水，還未冷透呢，祇一分手，他認得你是誰，實不相瞞，那叫小白菜的花娃，去年我就玩過他一回，鎮上有名的爛桃，外號又叫尿缸，本來我看他浪得有趣，也有一點作迷，不料那個婆娘吃心太重，太不乾淨，我共總和他睡了兩夜，到病了三個多月，昨夜你們的主人，叫他來玩，怕我給他獻底，又想起以前的甜頭，着實許了我一些好處，我因去年這兩夜，差點沒把命送掉，連嘴都不敢親他一口，也不好意思，分他臭錢，他見我不肯抽頭，又想日後勾搭，

準保昨夜說我好話，走時，又朝我施眉眼，還捏了我大腿根一把，你家主人，被他迷住，說什麼才子佳人，千里姻緣一線牽，等到藩台姊夫，委下差事，還接他去做官太太，還有好些話，酸溜溜的，我聽不懂，祇知這婆娘，生意做得太狠，吃過人的暗虧，每天至少像我這樣三個小伙子，才能過癮，你就有財有勢，還得自己有本錢，才能逗他喜歡，你看你是官親老爺，想他嫁你，他還不願意呢，我見那婆娘，假裝擦眼淚，說鬼話，背着你主人，朝我做眉眼，打手式，說他廢物，主人一點看不出風雲氣色，臨走還給他好些銀子，我真笑得肚疼，這婆娘貪圖我年輕力壯，送上車時，偷偷塞了一錠小的，在我馬料籠內，方才雨後穿衣，才得發現，不信你看，這銀子是不是和你們用的一樣，就知道了，張升見雷八，當衆宣佈主人醜事，同來的那般山民，又都天真無知，這裏越說越難聽，他們却越聽越有趣，又因雨水太大，土豪秦迪，爲防途中有失，又將推轎土人，多帶走了兩個，仗着相隔甚近，當地雖桃源莊，不過兩三里路，最難走的，是官路一段，也祇半里之遙，越過驛路，過一石橋，山洪雨水，全都流入道旁絕壑之中，莊中地形，雖是亂山中的一塊平地，因其當中地形較高，四面均有深溝大壑環繞，前人經營，煞費苦心，田旁溝渠縱橫，沒有水閘，平日溪流如帶，迴環縈繞，一遇大雨，水勢就下，全有出口，可以宣洩，山洪又侵不進，多大的雨，也存留不住，祇官路一段最險，歸途又是逆流，每轎祇有四人，另外還有兩人提燈引路，土豪走

後，一點人數，少了兩個，雨又下大，耳聽轟轟發發之聲，宛如八月裏的秋濤，震撼山野，隱藏雨水中的洪流，力大異常，恐被衝倒，想等人來再走，好在光脚不怕臭水，又貪分那衣服，人都入洞避雨，洞小人多，本就雜亂，再聽雷八，說得有趣，全都擠了過來，姓金的越聽越氣，愧憤交集，雙足亂跳，大聲咒罵，要把雷八，送官重辦，活活打死，這般士民，來時聽土豪說，來了兩位貴客，都是省城大官，再見方才官太太，入莊之時，車馬駝驕，好幾十乘，前呼後擁，勢派驚人，莊主相待，如此恭敬，多半胆小害怕，以爲官太太如此威風，這兩位貴官，不知如何利害，到後一看，朱金二人，赤身露體，戰兢兢立洞中，神情那等狼狽，又都猥瑣惡俗，其貌不揚，看去毫不起眼，反不如雷八，神態軒昂，理直氣壯，像個漢子，這類苦人，彼此間都有同情之感，互一相形之下，均覺官親老爺，怎麼這個神氣，還沒車夫登樣，說話更不講理，專門拿官家勢力嚇人，又不敢真和人打，一聽要將雷八綁上，故作未聞，仍就圍住一堆，差一點笑出聲來，姓金的以爲衆人，各分了一件衣服，新得賞號，又是秦迪手下，必能聽命，說綁就綁，先把雷八，暴打一頓出氣，不料這般，全是個工苦人，害怕土豪凶威，冒雨涉險，來此抬人，出於無奈，並非本心，秦迪因此行，不是與人打架，手下爪牙，一個未帶，無人管束，對於雷八，反到同情，全裝不曾聽見，姓金的空自氣得聲嘶力竭，雙足亂跳，無計可施，張升見雷八，不聽招呼，當衆出醜，連自己也覺難堪，

本想發作，及至看出衆人心意，暗中叫不迭的苦，初來不知，莊中細底，惟恐傳到主人耳中，引起輕視，見主人還不知趣，跳罵不已，祇得由人堆裏，擠將過去，悄聲說道，土人性直，雷八小人，性情粗野，何苦與他一般見識，這等亂吵，昨夜之事，如被太太知道，反而不美，舅老爺要出氣，到了地頭，還不是一句話，何苦先受小人惡氣，這條路上，又不好走，棒客山賊，多與車夫勾結，我們雖然帶有親兵，都是一些空架子，有的連刀都舞不動，真遇上事，就是麻煩，到了省城，隨便一句話，就收拾他一個夠，此時理他作什，姓金的閒言，想起乃姊，爲了姊夫，剛作大官，便行納寵，氣得每日咒罵，說男子都無良心，凡是沾花惹草的，均非好人，昨夜之事，如被知道，定必大怒，休想再和姊夫說好話，提拔自己，聞言心中一驚，姓朱的又在一旁力勸，故意大聲說道，你說的話不差，我是官舅老爺，不應和他租人計較，你看他還在亂說呢，祇到秦家，不再胡說八道，我不辦他也行，張升忙又轉身，擠向前去，笑對雷八道，你們全是一時之氣，這一車二馬，是你養命之源，難怪情急，看我面上，祇聽我話，到了秦家，我不開口，不許亂說，車修不好，我來陪你，如有耽擱，都由我向莊主討來給你，決不使你把馬賣去如何，原來張升，早已看出車已修好，馬也照樣神駿，土豪正想巴結官親，休說隨行車馬人衆，便是一條狗，也必奉若上賓，怎會聽憑車夫自己度用，樂得賣好，並向主人，暗中示意，揆制恐嚇，雷八誤認好人，接口笑道，張二

爺，我雖苦人，也有骨氣，遇上暴風暴雨，車馬是我駕的，仗着好人相助，保得一命，已是便宜，這類事，誰也料不到，何況官老爺們的錢，另有用法，除却去塞狗洞，受人欺騙，甘心願意，再不就是自己享受，花錢和水一樣，對於我們苦人，照例算盡算絕，恨不能人家賣了血汗，還倒找他幾個，心才舒服，真有天良，也不會拿官價雇車，打完對折，還要扣去伙食了，他們玩婆娘一夜的錢，夠我們過半年的，這還是村店中的下等婆娘，要是省城那些花娃，更不知要加多少倍，到了路上，我們那樣受累，想討一碗水喝，一文錢買三大碗，他都不肯，還說雇車時節，總包在內，把說話的人，大罵一頓，動不動就送官嚴辦，這樣人，想他賠車，豈非做夢，我雷八也是人生父母養的，自來不肯受人作踐，自一上路，便打好了主意，譬如裝上兩個瘟神，早點送到了事，好在他不會在我車上，坐一輩子，我又光棍一個，不像別人，拖家帶口，應上一輪官車，路再長些，比在家生了一場重病，還要利害，在家生病，不過多花藥錢，沒有買賣，那兩匹馬，還可牽到野外放青，養得他壯壯的，等病一好，就能生財，如應官差，對折之外，還有扣頭，三停路不夠一停用，別的好省，馬是衣食父母，不給草料，如何能走長路，走得慢了，非打即罵，不由家中，帶點盤川賠墊，便須沿途賒借，賠了心力血汗，還要賠錢誰叫我們是老百姓呢，祇好退一步想了，不過一肚皮話，不說出來，實在難受，方才的話，你未聽完，他先和破鞋小白菜，親熱不走，剛一上路，便催

快跑，連尖都不許打，再三和他分說，馬不喂飽，祇怕不能過岡，偏不肯聽，事先說明，我拿不準，你們官親老爺的身價，都不怕險，莫非我還胆小，又不願受人閑氣，勉強聽他，差一點沒有鬧出人命，已是便宜，那個狗娘養的，才想官親老爺，體恤窮人，我早認命，車馬全毀，也不想他賠我分文，祇盼水退以後，放我回去，好在那幾個差錢，我還未用，你們車轎又多，怎麼也夠坐的，就此分手，免你主人生氣，我也難受，本來還想向各位大哥評理，既有由你出場勸解，不論解雇不解，決不再提如何，張升一想，這情面看得到不錯，鬧了半天，還是把那滿腔不平的話說完才能，接口笑道，這樣甚好，全聽我的，包你沒有虧吃，舅老爺也不會再罵你，自來窮不與富鬪，民不與官鬥，你這是何苦呢，雷八開言，又氣憤憤道，誰不知道官老爺不得勢時，連獼狗都不如，跪在地下，恨不能叫人祖宗，稍爲得勢，便狐假虎威，把我們一脚踏在泥裏，連氣都不許喘，照例如此，你罵那個驢日的，不曉得他們利害，可是我雷八，是個漢子，寧死也不輸氣，我又無家無業，不就是一條命麼，真要逼得無法，拚得一個夠本，兩個就是賺的，誰還怕他不成，當是三禿子他們，爲了官差錢，不夠馬料，家口又多，無錢賠墊，空着肚皮，趕了多半天的餓馬，載得又重，到店太晚，你主人爲了車上，裝有貴重東西，恐怕出事，急得亂跳，等他車到，已然點清，一件不少，還有兩個押車的作證，說公道話，還是不問情由，硬命官差，把他吊在樹上，毒打一頓，他除了哭

喊求饒，一句話也不敢說，我雷八不是那樣膿包，方才還有一位恩人大哥，也忘了問他貴姓，曾經再三勸我忍氣，我早打好主意，他媽的說好便罷，真要仗勢欺人，我雷八豁出一條命不要，多少也賺一個本錢，張升見他，又把話箱打開，衆村民全都面容興奮，各在暗中點頭，現出贊佩之意，暗忖，山中人民，粗豪心直，此去還有多日耽擱，莊主初交，不知性情，萬一都是這類人性，豈不被人輕視，回顧主人，滿臉怒容，手拿一包，似有發作之意，不知包中，就是雷八所說舊鞋，因聽前言，愧憤交集，但一想到土娼昨夜恩愛情形，又不似假，那舊鞋雖是家中取來，尺寸大小，全都相同，疑信參半，想丟不捨，以爲又要開口，發威罵人，正想上前勸解，姓朱的素來胆小，聽出雷八，口氣激烈，已趕過去，悄聲說道，古人云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，我們多高聲價，老弟與一無知下等租人對吵，徒自取辱，你看這廝，目露凶光，萬一恐你辦他，情急拚命，如何是好，姓金的偷眼一看，天已昏黑，土人所帶燈籠，已全插在崖石縫中，光影昏黃，照在雷八臉上，紫滲滲一張大臉，越顯得悲壯激昂，帶着幾分殺氣，心方一驚，又聽洞外水響，跟着，便見四名，手持刀鞭的壯漢，提着燈籠，踏水而來，都是頭帶雨笠，身穿對襟密扣短裝，神情矯健，身後還有數人，却和先來土人一樣，穿着破舊，行動也頗遲緩，爲首四人，到了洞前，先向張升，含笑點頭，略一詢問，便朝朱金二人，打千陪笑，說道，外面水大，敝東方才用六七個人，堆抬回去，不料水

勢太大，差點翻倒，惟恐二位官親老爺，因這般蠢牛，忙着趕回，不等人來接應，便先起身，出了事，担當不起，又恐他們，途中偷懶，特命我們四人，代爲接駕，隨同護送，看管他們，且喜還未起身，如今雨雖小些，風力更猛，恐二位舅老爺怕冷，送來幾件毛氈，請上轎能，隨向衆士人喝道，你們這些狗日的，瞎了眼睛，貴客在此，這小一點地方，都擠進來做什，莫非你們還怕雨淋，說罷，內中一個身材高大的，揚手就是刷刷兩鞭，打得衆士民，連搶帶擠，往外逃避，亂成一堆，這四人均是土豪手下武師爪牙，凶橫異常，見衆士人，往外奔逃，內中一人，又怒喝道，驢日的敢跑，這兩下不過給你擲灰，就受不住了麼，再跑，打斷了你們狗腿，再不許動，快分兩旁，把轎子搭進來，請二位舅老爺上轎，先在水中推走，到了無水之處，將木排取下，免得礙事，祇要轎子，歪上一下，休想整個身子回去，可憐衆士民，平日受盡土豪和手下爪牙凌虐，當日由未刻起，便被土豪傳令喚去，忙了半日，再由狂風暴雨之中，涉水而來，穿得又少，全都又冷又餓，暴力凶威之下，那敢還言，同聲應諾，當時打轎，搭向洞口，餘人便全退往風雨之中，肅靜無嘩，四教師重陪笑臉，轉請二人上轎，忽想起行爲凶暴，恐客不快，爲首一人，方自笑說，這般士人，又蠢又壞，其懶如牛，我們如不趕來護送，就許中途受驚，他們天生賤骨，不這樣，簡直不行，那知把人料錯，朱金二人見狀，非祇不以爲奇，反覺心雄胆壯，得意非常，姓金的素來狗仗人勢，更是

快意，暗忖，原來這四人，才是秦迪手下，想起十人可恨，方才不肯附和自己，意欲乘機說上幾句小話，隨口笑答，果然非此不可，你們未來以前，爲首一人，忙問，我弟兄未來以前，這般豬狗，難道還敢無禮不成，姓金的未及答言，瞥見雷八，滿臉不平之容，正把那柄寒光閃閃的板斧，插向胸前腰帶之上，斜視自己冷笑，心中一驚，略爲停頓，姓朱的覺着土人無知，並未多言，不過有些同情雷八，不聽招呼，初來作客，如令鞭打土人，未免太下不去，忙接口道，他們方才並未無禮，我們是說方才四位教師未來時，他們在內避雨，四位教師一到，立時退出，這等聽話，真比我們官法還嚴，可見莊主，與四位教師的才幹罷了，爲首大漢冷笑道，我原說呢，來時，敝莊主，早有吩咐，真個吃了熊心豹胆，也打他一個半死，姓金的又指雷八，想要開口，吃朱張二人，分別拉了一把，祇得鑽進轎去，退往洞外，第二層轎子又到，秦迪格外討好，給張升也備了一乘轎子，分別坐好，推往水中，雷八看出秦家是當地惡霸，想起少年行時所說，本不願意跟去，不料姓金的一指，四教師會錯了意，以爲想將雷八帶走，秦迪又有連車帶馬，一齊運回之言，不由分說，一面指揮土人，連抬帶拉，把車馬拉走，一面強勸雷八同行，雷八面熱，見四教師，情意殷殷說話客氣，又見愛馬，被人牽走，祇得應諾，隨了同去，這時，雨勢漸止，風力越大，衆人逆風而行，前面岡頭上，衝下來的山洪力大異常，每乘轎子，均由四個土人，逆水迎風，連拉帶推，冒着片面

狂風，掙扎前進，前頭兩人，反轉身子，各用繩索，綁緊兩邊轎槓，一步一步，向前猛拉，兩條褲腿，雖已掖到大腿縫裏，無奈山水太深，下半身全浸水內，身再往前倒仰，整個身子，差不多臥向水內，全身盡濕，後面兩人，握緊轎杠，向前猛推，狂風由轎頂吹來，氣透不轉，祇得把頭埋下，山水深達三尺以上，人面相隔水面，不過寸許，風力稍爲激動，便蹶一個滿臉，周身熱汗交流，吃涼水一激，冷得周身發顫，難受異常，四人用盡氣力，所爭不過舉步之地，稍一疏忽，或是風力太猛，一股急流，由上而下，猛衝下來，人力自當不住，稍一鬆懈，前仰後撲，紛紛跌倒水中，木挑立被衝退好幾步，人也受傷，那四個教師，仗着一點武功，前呼後喝，稍有不合，立即趕上前去，沒頭沒尾，照着那些村民，揚鞭亂打，到了後來，覺着風狂浪猛，回去比來路利害得多，連自己也禁受不住，又見內中，傷了兩人，再如打傷幾個，更難成行，這才停止鞭打，一面喝罵示威，衆士人除以全力，與風水拚鬥而外，不再捱冤枉打，才好了一些，可是轎中的人，也不一定好受，爲了風力太猛，洪水力大，轎外雖有轎簾，擋住一點風吹，那迎面衝來的洪流，却順木排，往轎中湧進，越來越多，剛剛流退一些，第二個浪頭，相繼打到，漸成有增無減之勢，水與坐位，已然齊平，人全浸在水裏，轎下面的木排，時輕時重，吃狂風一吹，左右亂晃，有好幾次，差一點沒有翻到水裏，坐轎的人，胆子又小，急得周身亂抖，共總半里來路，走了半個多時辰，才行脫

險，雷八起初也覺難行，後來看出那兩匹馬，亂流而進，却不費事，忙即趕上，無奈水中行路，舉步艱難。手又拿着一些零碎東西，等快追上，兩馬三轎，也自出險，越過官道，走往桃源莊路上，這般土人，因畏教師鞭打，離水之後，又想趕早回家，匆匆解下轎底木排，抬了轎子，如飛馳去，雷八方喊，將馬交我，來人已牽馬跑走，雨中昏黑，路徑不熟，一行連與風水搏鬥，零零落落，分成了兩三段，雷八在外，趕車多年，是這樣大水，頭次遇到，過橋以後，已累得氣喘吁吁，稍一停息，忘了急追，前行四教師，早擁了朱金二人的轎子，當先跑遠，張升的轎，雖然落後了些，吃空身行走的幾個追上，把人替下，相繼追去，雷八望見前面風雨中，昏燈掩映，猛想起此地不會來過，忙即追趕，昏黑中微一疏神，吃樹根絆了一下，跌倒在地，將腳筋扭傷，勉強趕了半里來路，前面燈光，已隱入暗林之中，脚是越走越痛，手上又捧着一個馬料籠，和一些零碎東西，行動不便，好生累贅，暗忖，方才如照那位大哥所說，等在洞內，何致受這活罪，這般驢日的，偏又強拉上路，洞中火滅，臭味難聞，祇得隨了同來，沒想到走落了單，脚上受傷，進退兩難，越想越有氣，突然性起，把籠就地一擲，怒罵道，雷八，你也是一個人，爲何終年辛苦，動不動就受狗官狗差惡氣，我不幹了，等到村中，訪出方才那位大哥，跟他種地，也比吃這碗苦飯強些，何況我還有兩匹馬呢，心中尋思，見雨又下大，不能久留當地，祇得強忍脚痛，用板斧斫下一根樹枝，一步一

步，往前走去，不料黑暗中把路走錯，走到半夜，飢疲交加，始終是在樹林田野之間打轉，後來實在疼得寸步難行，忽然發現林中有一房舍，電光照處，好似一座小廟，強掙進去一看，裏面昏黑，並無人跡，連喚數聲，也無回應，一摸身上，帶有火種粗紙，多半水濕，費了好些事，才得點燃。用火一照，乃是一座家廟，神位前還有幾枝殘臘，不知此是昔年村人公廟，爲受土豪侵凌，移往新村，除却春秋祭掃而外，向無人來，雖有兩家看守祭田的，殘餘族人，日在暴力凌辱壓榨之下，終年勤苦，衣食不周，輕易不往廟中走動，爲了昨日春祭，照例來此上香，留有幾根殘蠟在此，便點燃了一根，在神前拜墊上，鞠了一陣，越前事，越有氣，忍着飢痛，又點了半枝殘臘，四面一照，現看出那廟甚大，裏外兩層，到處供滿牌位，左邊房內，堆有好些乾柴，忙取些來，就在大香爐內點燃，把衣褲脫下，烤乾穿上，覺着溫暖，人也疲極，蓋着破棉襖，昏沈睡去，待了一會，睡夢中覺着身上一緊，耳聽喝罵之聲，睜眼一看，全身已被人綁緊，祇留兩腿，面前站定方才教師中打人的大個子，怒問，你們將我請來，中途丟下，並無過錯，何故綁我，大個子怒罵驢日的，也配說話，見了金舅老爺，自然叫你明白，還不快滾，話還未完，揚手就是兩皮鞭，雷八料知朱金二人，報復前仇，向土豪說了壞話，當時激怒，厲聲大罵，你這豬狗不如的奴下奴，倚仗人多，暗算老子，虧你還自稱教師，是好的，把我解開，把板斧還我，和你拚個死活，大個子也不答話，

刷刷刷，接連又是幾鞭，怒喝，快走，雷八暗忖，此時身落人手，且容他狠，反正沒有死罪，至多毒打一頓，祇一放開，便和驢日的拚命，且先問明是誰使壞，認清仇人，再作計較，忙道，我和你無仇無怨，先莫動手，不過方才追趕你們不上，腳扭了筋，無法走路，你叫人抬我前去吧，大個子怒喝，放你媽的屁，共總不到半里路，爬也爬了去，誰來治你，說罷，又是兩鞭，雷八破棉襖，已被搗去，穿得單薄，那皮鞭打在身上，疼痛非常，想起日間少年之言，知強不過，白吃苦頭，祇得咬牙忍痛，一顛一拐，用脚尖找地，隨同上路，出門一看，就這半夜工夫，業已風停雨住，一輪明月，高掛天心，天是又青又高，白雲片片，映着月光，宛如一團團的銀絮，雲邊微映彩霞；連天帶雲，都似洗過的一樣，說不出那麼乾淨，地上雨水全退，月光照處，滿地雪亮，路已被雨水沖淨，偶然散着一些碎沙浮土，祇低凹之處，略有水光閃動，道旁好些花樹，狂風暴雨之後，祇管到處收葉殘枝，落花狼藉，被風吹斷的樹木，東歪西倒，枝頭上雨後新開的花朵，依然映月娟娟，含苞欲放，清風過處，花影電亂，化爲片片碧雲，滿地流走，夜景清絕，又聽轟轟之聲，遠近相聞，十分聒耳，忙朝前面一望，原來當地，四面皆是峯崖，中隔深溝大壑，大雨之後，平添了無數飛瀑流泉，有的匹練橫空，有的玉龍倒掛，映着月光，銀光閃閃，好看已極，有那平闊高峻的危崖上面，山洪挾着雷霆萬鈞之勢，順着崖口，往下飛墮，展起千重銀雪，萬馬奔騰，倒捲而下。

水烟溟溟，幻爲彩霧，不往下落，反似出岫閑雲，蒸騰欲起，更是從來未見的奇景，再見沿途，平疇千頃，花樹蔥蘢，所有人家，全都掩映其中，看去十分富足，暗罵，這麼好的地方景緻，却被這般驢日的豬狗佔住，方才那些土人，挨了毒打，連氣都不敢出，可知平日不知如何受罪，自己常說，官差官親，最是可惡，他們不過倚勢橫行，欺壓良民，口頭上還肯說些愛民如子的假話，遇見年景荒旱，還要辦災賑，雖是虛情假意，層層剝削，人民就能得到一點，也毫不濟事，管他口是心非，有時到底還裝一點虛面子，就是打人，也無如此隨便，連口都不許開，這般土豪惡霸，却比貪官污吏，還要萬惡，一面勾結官府，狐假虎威，一面欺壓人民，無惡不作，這裏山高皇帝遠，想必更凶，莫要被活活打死，仇報不成，白送一命，豈不冤枉，正自越想越恨，暗中咬牙切齒，大個子又揮鞭打來，祇得強忍痛苦，連顛帶迸，往前走，又行數十步，由一桃林穿進，面前忽然現出大片整齊高大的莊院，當中大片講究房舍，門前大片廣場，四圍繁花盛開，場上兩旁，設有刀槍架子，還有幾個木椿，剛一到達，大個子使命隨行打手，將雷八反綁在木椿之上，揶揄道，你這驢日的，翻了車已是該死，還敢欺負藩台大人的舅老爺，說要殺他，我們不去，必要謀財害命，等我把舅老爺請出來，叫你這驢日的受用，雷八聞言，知道不妙，方自厲聲怒吼，土豪秦迪，討好心急，已和朱金二人，聞聲趕出，秦迪口中哼了一聲，身後惡奴，飛步趕去，一會端了幾把椅子，

兩張桌子出來，擺在木椿前面，算是公案，跟着，惡奴請賓主三人中座，獻上烟茶，大漢祇三人初出時，迎上前去，垂手低聲說了兩句，便退下來，也不再向雷八打罵，退往一旁立定，隨來打手，也都散開，雷八雖料凶多吉少，決無好意，因大個子停了打罵，也就不再開口，朝前一看，見朱金二人，已不是方才避雨時，那等周身亂抖，狼狽猥縮，卑鄙可憐神氣，從頭到脚，均是新的，姓朱的神態，還較安穩，姓金的却是趾高氣揚，神氣活現，不特與前，判若兩人，似連身上傷痛，也全忘記，主人讓坐時，毫不客氣，微微把手一拱，便居中上座，秦朱二人，左右相陪，坐定以後，並未發作，祇顧大聲說笑，自己綁在前面，竟如未見，暗忖這驢日的，決無好意，必是記恨前仇，想要消遣老子，此時人被綁住，無可如何，除非把我殺死，如能脫身，不報此仇，誓不爲人，心正不耐，想要喝問，忽見賓主三人，互相低語了幾句，耳聽姓金的笑答，叫這王八蛋，先看一個榜樣，省他嘴強，秦迪笑道，任他頭等鐵漢，也受不住我的刑罰，今日不過湊巧罷了，這裏殺個把人，和宰雞一樣，祇敢口出不遜，不會先把舌頭，與他割下，誰還怕他狗叫不成；再如無理，把他吊在馬棚裏面，每日打他，把他這身狗皮，全數揭光，再行處死，與舅老爺出氣，那比凌遲碎剮，還要難受，祇要他有這大胆子，雷八天性剛直，明知身落人手，除却甘心受制，任人宰割，越是倔強，吃苦越大，無奈天生直性，聞言由不得氣往上撞，兩道濃眉，往上一豎，瞪着一雙大

眼，正要破口大罵，猛覺頭上，被石子彈了一下，跟着，滾落下來，乃是一個小泥團，約有手指大小，心中一動，再定睛朝那泥團一看，原來右面是片桃林，內裏掩着一人，正是前遇少年壯漢，換了一身白色短裝，頭上面具剛取下來，藏身花樹暗影之中，背着月光，正朝自己，連打手式，先朝口邊，比了一比，再伸手連搖，接着打了兩個手式，看那意思，似令不要開口，少時當來解救，心中驚喜，想起少年日間所說，如聽他話，留在崖洞之內，何致爲人所擒，受此凌虐，便把嘴閉上，不再開口，因恐仇敵發現，忙又往前注視，忽聽悲號之聲。

四 暴威下的抗力

兩個形似打手的壯漢，和牽羊一般，用草繩綁着一男一女，由少年藏處花林前面繞過，方恐撞上，再看少年，就這轉眼之間，已不知去向，被擒男女，好似村中窮民，年約四五十右，頭頸被惡奴，用草繩繫住，牽在手上，手執長鞭，一路喝罵而來，看神氣，好似被惡奴，夢中抓起，男的連上衣也未穿，冒着夜寒，雙手緊抱胸前，冷得亂抖，口中本在分辯求饒，滿臉驚懼之容，面上忽現驚喜之容，停了呼號，和女的一同牽至土豪面前跪下，戰兢兢哀聲說道，我夫妻並未做什錯事，秦迪笑嘻嘻說道，你平日號稱老實，果未做什錯事，當着二位濟台大人的舅老爺，你且爲那木柱上面綁的蠢牛，作個榜樣，總可以罷，男的聞言，嚇

得周身亂抖，跪伏地上，顫聲哀告道，方才已聽去的兩位大爺說過，這個趕車的來時，小人夫妻，因早飯後，便隨莊主，去接官老爺。累了一天，又冷又餓，等把人抬到莊中，聽管家大爺傳令，說是車夫雷八，強橫無禮，等他走到，立時上綁，聽候發落，後來回家，又聽莊主發令，說是雷八，久不見到，如非畏罪逃走，便是走錯了路，無論何人，祇一遇上，立即網起，送來治罪，比時風雨未停，天已深夜，小人剛吃完飯，覺着大雨地裏，受寒肚痛，心想，雷八就把路走錯，也不會走到小人家中，各自睡下，做夢也未想到，會走到祠堂裏面睡倒，直等王教師，將人擒走，小人方始得信，並未隱匿不報，方才二位大爺，前往喚我，小的女人，不過說我早睡，不知此事，也被打了幾鞭，一同擒來，還望莊主，可憐小人夫婦，平日忠厚，從不敢違背莊主之命，再請看在先人分上，寬恕不知之罪，感恩不盡，秦迪依然笑嘻嘻說道，我也知你不說假話，不過二位舅老爺，受了這豬狗的氣，想要拿你立威，決不要你的命如何，男的還未答言，女的見丈夫，要受毒打，早嚇得痛哭起來，秦迪回顧旁立惡奴，冷笑道，叫你們去抓陳老實，抓他婆娘做什，既抓了來，便應綁在一旁，如何容他在此哭哭啼啼，當着二位舅老爺貴客，像什樣子，連個婆娘，都鎮不住，不丟人麼，內一惡奴，恭身稟道，本沒想抓這婆娘，他見陳老實，生病發燒，再三哭求，想代他丈夫，來此受刑，打了他幾鞭，還是不聽，方始一同擒來，莊主看了有氣，把他們分開來，吊在那旁樹上就

是，秦迪將頭微點，把手一伸，衆惡奴接到土豪暗示，同聲怒喝，搶上前去，一個便把陳老實，惡狠狠就地抓起，雙手反綁，連踢帶打，推往左側大樹之下，將手吊起，陳妻見丈夫受刑，哭喊得一聲，便要撲上前去，吃旁立惡奴，夾背心一把，抓住衣領，往回一扯，咬的一聲，齊後領把衣服撕成兩半，人也踢倒在地，爬不起來，陳妻哭喊得一聲天呀，連氣帶急，又怕又傷心，當時閉過氣去，陳妻窮苦，衣服破舊，吃惡奴用力猛扯，一件縫補重疊的舊破夾衣，已被撕成兩片，露出貼身一件舊小衣，吃惡奴刷刷兩皮鞭，將衣打碎，當時皮開肉綻，鮮血直流，打完，見人不動，知己暈死，回顧同伴惡奴，低聲笑道，這婆娘年紀不大，怎不禁打，莫要回醒過來，鬼哭神號，莊主見怪，不如把他綁遠一點，醒來再拿他消遣，把下餘四十幾鞭，給他補上，隨說，隨將陳妻綁好，抓着手臂，就地上往桃林後面拖去，陳老實見妻子，被惡奴打死，自己也被吊起，反到停了哀求，立在樹下，一言不發，雷八見狀，氣得眼裏，都要冒出火來，幾次想要破口大罵，均因想起少年日間所說，和方才暗中示意，欲言又止，隨聽鞭打之聲，再看陳老實，已被兩個惡奴，手持長鞭，周身亂打，人仍立在地上，雙手反綁，用一根長繩，吊在樹上，惡奴所用皮鞭，約有五尺來長，揮動之間，呼呼亂響，陳老實又赤着上身，相隔頗近，月光之下，祇見惡奴長鞭到處，身上立時起了一條暗影，也看不出是紅是紫，人和不倒翁一般，打得往來亂擺，心想此人，方才彷彿快死的羔羊

一樣，不住哀鳴嗥叫，何等胆小可憐，受此毒打，爲何不聽討饒悲哭之聲，定睛細看，原來二惡奴揮鞭如風，刷刷刷已幾十鞭打過，陳老實下身一條夾褲，已被抽成粉碎，左一片，右一片，零零落落，掛在腿上，上身鞭痕，縱橫交錯，一條疊一條，前後心和兩臂，已無完膚，鮮血四流，已快成了一個血人，人却未死，祇把雙目閉緊，咬牙忍受，疼得周身亂戰，偶然雙目露出一線微光，似朝正坐三人注視，看得一看，重又閉上，雙眉緊縐，滿臉慘厲之容，猛想起此人夫妻，遭此毒打，全都由我而起，如今遍體鱗傷，血流狼藉，再打下去，豈不活活打死，又見拖走陳妻的惡奴，已然回轉，聽不到絲毫哭聲，不禁激動義憤，厲聲喝道，你們這羣驢日的，不要毒打好人，想要借此嚇我，直是做夢，老子雷八是個好漢，既落你手，千刀萬剮，不縐眉頭，白天遇雨翻車，這兩個驢日的狗官親，和落水的小雞子一樣，我因姓金的這個驢日的，拉了一褲子臭屎，拿一雙老鴛子臭破鞋，當他媽的表記，又臭又酸，加上他流的滿地屎湯，臭得燻人，氣他不過，說了兩句狠話，他便嚇得屁滾尿流，朝我跪下，滿地打滾，後見一羣狗黨，巴結官親，前來接他，立時狗仗狗勢，耀武揚威，我知他對我不懷好意，這樣驢日的狗官親，會有人拿他當祖宗，決不是什好驢日的，本不想來，因那幾個狗奴才，強把老子請來，馬已牽走，心想，老子爲驢日的玩婆娘，不聽好話，害我車翻馬仰，如非好人出死力相救，差點送命，除却看他不是人娘養的，說了幾句氣話，祇有爲

他出力，並無別的仇恨，沒想到來接的人，是個惡霸，這般奴才，祇顧巴結狗官親，把我丟下不管，走迷了路，無意中發現一廟，喊了幾聲，無人答應，在神前睡着，被惡奴擒來，已落你手，死不綑眉，無故爲我毒打好人，莫怪我罵你驢日的祖宗八代，說時，土豪秦迪，有名的笑面虎，每次打人，如其面有怒容，口中喝罵，還能活命，祇要春風滿面，從容問答，被擒的人，十有九死，尤其是對方越罵，他越高興，下手也越慘酷，真無人理，照例不許手下惡奴阻止，雷八滿擬自己一罵，必遭毒打，無奈惡氣填胸，不發洩出去，比死還要難受，又見陳氏夫妻，爲他受此毒刑，心中不忍，打算激怒土豪，把事情攬在自己身上，免得連累好人，又見姓金的，不時手指自己，和土豪說笑，得意洋洋，心更憤極，早豁出被人打死，先罵仇敵一頓，稍出惡氣再說，誰知罵了不多幾句，土豪秦迪，忽然把手一揚，以爲這頓鞭子，就要上身，意中之事，也未睬他，依舊喝罵下去，誰知二惡奴，接到暗令，反把陳老實，手上綁索解開，任其臥倒地上，也未來打自己，仍回土豪身後立定，再看前面，姓朱的坐在那裏，一言未發，秦金二人，正在說話問答，一個依舊笑嘻嘻，神態從容，一個神情似甚惶急，原來姓金的，一聽雷八，破口大罵，當衆說他醜史，連秦迪也罵在其內，先以爲主人，當地土豪，獨霸山中，生殺任意，看他打人那等威風，如何聽人辱罵，雷八又是籠中之鳥，嘴皮微動，便下毒刑，斷定必要發作，自身是客，雷八與他無仇，正好激怒，誰知秦

迪，任憑喝罵，神色自若，反把先綁的人放下。停了鞭打，心中不解，耳聽雷八，越罵越難聽，把白天好些醜態，全都說了出來，當着衆人，又急又愧，土豪法令甚嚴，身後雖然站有數十個教師打手，爪牙惡奴，除却賓主問答，靜靜的，連個咳嗽之聲俱無，雷八聲如洪鐘，相隔又近，鞭打之聲一停，字字入耳，分外真切，再見土豪，不會命人打他，越發得意，又把二人昨夜玩土娼的醜事，和白天拉臭屎的穢迹，全都繪影繪聲，說個不停，這裏越聽越難堪，對方偏是越說越得意，句句如刀刺心，愧憤交集，無地自容，祇得朝着秦迪，強笑道，秦大哥，你看這該死萬惡的狗賊，何等凶橫，莊主這樣孟嘗君一般的，英雄俠義大鄉紳，何等道高德重，天下聞名，便是家姊，受你這等厚待，到了省裏，必和小弟，去向落台家姊夫，代爲揄揚，一定名利雙收，小弟也報答你這分恩德，這狗賊王八蛋，竟敢不知好歹，連你也咒罵起來，真是該死，何不先打他幾百皮鞭，再行處死，秦迪聞言，笑道，金兄，這等野人，和瘋狗一樣，罵與不罵，有什相干，他越罵得多，才越好呢，他這條狗命，捏在我的手上，還怕他罵不成，這裏全是我的心腹，不會傳揚出去，也不會聽他狗咬，我和他無怨無仇，他先不會得罪我，此舉全爲二位舅老爺出氣，不讓他罵幾句，我那一套對待這類狗賊醜徒的花樣，怎好意思全使出來呢，金兄無非受寒瀉肚，又在患難之中，更衣不及，將褲子弄髒，也不算什丟人之事，至於昨夜店中找花娃子陪酒，更是在外作客的常情，有什相干，誰

會笑你，等他罵夠，包你有個痛快如何，姓金的暗忖，挨罵還在其次，宿娼之事，姊姊最恨，如被聽去，或是傳到耳內，豈不大糟，沒奈何，祇得愁眉苦眼，暗告秦迪，說家姊最恨小弟風流自賞，這王八蛋，聲音太高，如被聽去，定必見怪，請快發令罷，殺死拉倒，秦迪哈哈笑道，金兄真個好人，他不罵我，祇爲二兄出氣，死活均可，就死，也給他一個爽快，不料他鬼彀了心，連我同罵，這一來，把我連上，實不相瞞，自從家父，年老多病，由我作了莊主之後，全莊老少男女，連同外來那些採販藥材的商客，那一個敢正看我一眼，頭一次聽人辱罵，不故一個榜樣，如何能行，近來這般窮人，已不甚安分，常時偷偷勾結外人，雖未查出反叛我的真情，形迹好些可疑，尤其是我一出門，他們能躲則躲，躲不及時，祇一見我，便嚇得變臉變色，周身亂抖，看去實在討厭，屢想抓兩個來，打個樣兒，警戒警戒，一則，近來常與府縣來往，朋友越多，無暇及此，偶然想起，總是忽略過去，內人又再三相勸，說這般苦人，雖然可恨，田裏耕種，和莊中新建房舍，以及好些粗笨之事，均非他們不可，屢次欲發又止，難得這斷，把你二位得罪，起初不過打上一頓皮鞭，祇把那碗屎湯，當面喝下，便可饒命，這一罵我，再妙沒有，且先給他吃頓點心，我們各自安睡，明早把那般苦人喚來，使其看個榜樣也好，說罷，又把二指一伸，立有兩個精強力壯的惡奴，拿了皮鞭，由土豪身後走出，滿臉殺氣，跑到雷八面前，同聲大喝，你這該死狗娃，竟敢冒犯莊

主，今夜天已不早，先叫你嚐點甜頭，明日你再好好受用，說罷，惡狠狠揮鞭便打，雷八先前自信，筋肉堅實，胆壯心粗，拚受毒打，未在心上，及至二惡奴長鞭，打到身上，覺着奇痛澈骨，不是當時開花，皮開肉綻，便是一條紫杠，腫起老高，這才知道毒刑的利害，身被綁緊，不能轉動，惡奴恨他罵人，又是沒頭沒臉，用力亂抽，一下打在左臉之上，半邊耳朵，當時打碎，血肉狼藉，痛極心橫，越發破口大罵，眼看傷已不輕，姓金的因見雷八，並不怕那毒打，罵聲越發猛烈，惟恐傳入內室，心中愁急，正朝秦迪央告，請照方才所說，把雷八舌頭勾去再打，姓朱的雖是一個陰柔狡詐的小人，這等慘酷之景，覺比官府所用刑仗，還要慘不忍睹，心正不安，一聽姓金的，要把雷八舌頭鉤掉，忽想起日間少年，幾次出力救助，行前又曾囑咐，到了前途，看他面上，不要計較之言，又因姓金的，依仗裙帶之親，較深一層，驕橫狂傲，常時氣憤，雷八此舉，正可快意，自己又未挨罵，瞥見秦迪聞言，含笑點頭，把手一伸，旁立惡奴，立由腰間，解下一付鐵鉤鉗子，近前打干，秦迪笑說，祇要半條，惡奴應命起立，轉身要走，先前曾聽秦迪說過莊中鉤舌之刑，一時發動天良，覺着雷八，罪不至此，方想勸止，忽聽一聲嬌叱，由身後廳門內，跑出一夥婦女，爲首一個，年約二十六七歲的少婦，裝飾華麗，貌相絕美，還未近前，便喝，你們住手，不許再打，隨往前走去，朝着秦迪，氣憤憤說道，你平日所爲，已是夠受，爲何連外人的事，也管起來，秦

迪見是他的妻子陳玲姑，當着外人，覺着不好意思，怒喝，你總要多管閒事，女人家曉得什麼，這狗賊得罪二位舅老爺，便我饒他，到了省城，也非要他的命不可，還不與我進去，當着貴客，成何體統。

五 號哭之聲慘不忍聞

玲姑冷笑道，我這是對你們的好意，不然，我真不願管你們的閑事呢，姓金的聽他夫妻口角，又見玲姑，美豔如仙，容光照人，越想討好，忙勸解道，這車夫白天幾乎謀財害命，實在萬惡，此是小弟請秦大哥，按照盜匪處置，問他以前害過多少人命，與大哥無干，大嫂賢慧心慈，自覺不忍，但是這類盜匪，留在世上，害人更多，大嫂請回去罷，玲姑笑道，你們結仇經過，我早知道了，這是你姊姊的意思，聽否任便，話未說完，又是一夥婦女，由衆人身後，衆星拱月一般走來，隨聽使女高呼莊主，藩台夫人來了，三人忙即起立，爲首一個，五十來歲官家婦女，戴着滿頭珠翠，由兩個丫頭左右攙扶，從容走來，後面還跟着一個差官，四名親兵，因是小脚，行走不快，姓金的趕忙迎去，近前喚了一聲姊姊，那小脚官眷，已滿面怒容，說得你好二字，便無下文，轉向秦迪從容笑道，方才我已安睡，因聽號哭之聲，慘不忍聞，跟着，又聽怒罵鞭打之聲，命人來看，才知舍弟，爲記雷八途中氣話，慙

愚莊主，將其毒打，我們一路行來，知道這般車轎夫，人均善良，粗人無知，口快心直，或者有之，斷無謀財害命之事，莊主爲人義氣，必是誤信舍弟一面之詞，當他匪徒，如垣謀財害命，舍弟和舍親，在崖洞中避雨，已多半日，焉能活命，我知莊主，疾惡如仇，無知人命關天，事非真實，請快將人放下，免得舍弟造孽，尊夫人送我回房之後，已然歸臥，不料如此深夜，又被我驚動，他人又好，想搶在前面，勸解阻止，莊主已然明白過來，舍弟還敢誣良爲盜，實在可恨，這等居心，如何出去爲官，莊主爲友仗義，十分感佩，明日再託尊夫人，代致謝意罷，秦迪才知乃妻此來用意，方想敷衍幾句，玲姑暗中，把一手一擺，故意笑道，老夫人知你受人愚弄，誤認盜匪，激於義憤，恐我勸說無用，重又穿衣，親身趕來，話已說明，你祇照辦，閒時我再和你詳談，夜寒甚重，老夫人貴體不宜久停，我自陪送回房，你先把人放下，明早聽命便了，說罷，便請老夫人回房，老婦又朝秦迪夫婦，道了驚擾，各自走去，金秦二人，姊姊表姊，不住亂叫，老婦祇向主人，說笑問答，全未理睬，逕由主人陪了進去，秦迪見對方，話雖客氣，終覺此舉無味，見金朱二人，呆在當地，面有愁容，雷八本在咒罵不絕，不知何故，忽然住口，正想命人放下，姓金的回顧差官，和四親兵，已同走去，回憶前情，又氣又急，氣憤憤道，也不知那個王八蛋口快，向他告我一狀，秦迪行事，素來任性，從無半途收蓬之事，本意慘殺雷八洩憤，忽然有人出頭，命其釋放，雖不敢

強，心實不願，聞言立被提醒，暗忖，內室離此尙有好幾層院落，藩台夫人，和隨行人等，住得更遠，又是深夜，早已閉門安睡，怎會得知，越想越覺可疑，笑對金朱二人道，今夜之事，十分奇怪，藩台夫人和內人，已早安息，爲恐他們聽見，特意改在莊前詢問，相隔甚遠，如何得知，內中必有原因，此時還拿不定，這狗賊仍放不得，等我問明再說，二兄以爲如何，姓金的認定乃姊，是雷八大聲驚動，恨之入骨，首先應諾，連聲贊好，秦迪隨喚惡奴近前，命將打傷兩人，綁向馬棚之內，明早問明詳情，再行發落，說罷，三人全都掃興，回到裏面，自從官眷和親兵人等一來，秦家由未刻起，一直忙到深夜，賓主三人，氣味相投，越談越對勁，剛要安臥，忽聽雷八擒到，陳老實夫婦，本不相干，秦迪因陳李兩家至親，陳老實更是陳氏嫡系，自從秦氏父子得勢，陳李兩姓村民的田業，全被巧取豪奪，霸佔了去，人也走走逃亡，所餘無幾，剩下俱是一些，由自耕農，變作秦家佃土的窮人，在暴力壓迫之下，本是死活聽命，不敢絲毫違抗，不料官道對面，山谷中開了一片新村，起初原是被逼出走自去開荒的數十戶苦人，先尙相安，祇爲新村那面，爲首人中，有一個好漢，所開闢的田土，越來越多，又是按照人口多寡，限田而耕，分工合作，法良意美，越來越興盛，本村一般苦人，受不住秦家虐待，漸漸棄家逃亡，稍爲有力氣的小夥子，全都到了新村，秦迪知道手下，多是游手好閒的武師打手，不能生產，耕田力作，均非這般窮苦人不可，始而又急又

怒，不許土人，出境一步，後因逃亡太多，防不勝防，經一爪牙出主意，先往山外，招納一般窮苦農民，使代耕種，一面暗中勾結官府，訓練打手，準備時機一至，把對頭殺死，將新村人殺光，全數霸佔過來，對於舊有這般佃工，祇非他的黨羽，或是外姓，更加虐待，不過年餘，這般貧苦佃農，竟逃去了十之六七，所剩殘餘幾十家，都是忠厚胆小，戀着原有薄田薄產，不捨逃去的中年以上人，陳老實便是其中之一，秦迪起初，惟恐無人耕種，最怕苦人逃走，近年是外面找來的這些佃戶，都是川陝路上土人，出身寒苦，比起舊人，還要胆小聽話，還有一些，又是所養武師爪牙的親友，於是想把殘餘的幾十家，全數逼走，打成一片，平日縱容爪牙，盡情凌虐，這般人受苦不過，難免怨恨，近年防備日嚴，逃已極難，擒回便遭慘殺，祇得苦營下去，爲了新村缺少鹽糖等日用之物，桃源莊自從秦迪接手掌管，在附近開出一片村鎮，山中又多藥材，每隔五天，必有集會，加上來往商販，熱鬧非常，新村出產衆多，常時來此交換，爲了雙方夙仇甚深，不願惹事，每次交易，均由這些殘餘的苦人，代爲經手，雙方隔着鎮上小河，互相投遞，以物易物，胆小的人，輕不過去，秦迪因對方，出有幾樣珍藥，轉手之間，可得大利，始而明知不問，反命手下爪牙，一同參與，無如天性多疑，日子越多，疑心這般苦人，記仇背叛，稍聽兩句閒話，便將人抓去毒打。日前由外回來，發現村民對他，畏如狼虎，望影逃避，心中不快，早想發作，但因有一對頭，曾經暗中

入莊，鬧過數次，屢加警告，因其動作機警，力大身輕，不曾擒到，所聘教師，尙未全到，有些胆怯，不敢似前任性，心却恨極，這日聽說雷八，是在陳李兩家公祠捉到，想起陳老實，與對頭以前交情頗厚，立時遷怒，又想拿他立威，便同擒來，毒打了一頓，事完之後，秦迪終日巴結官親，不免疲倦，一般爪牙惡奴，在大風雨中，忙了這一天一夜，見天已離明不遠，也都疲乏，想要早睡，祇由兩人，把雷八押入馬棚綁起，餘均歸臥。忙亂中，竟把陳妻忘却。

六 夜半飛刀

內中一個武師，外號九頭蛇唐信，武藝不高，人却奸滑，最得老豪歡心，人散以後，回到房內，脫衣要睡，忽然想起陳妻尙吊桃林之內，自己却懶得去，便把同房一個徒弟喚起，令其往看，陳妻如若未死，一同綁在馬棚之內，那徒弟名叫牛六，人最懶惰，心想陳妻如死，自然無事，如已醒轉，至多逃走回家，一呼即至，決不敢強，又無處可逃，一個女人家，何苦和他作對，口中答應，到外面去，轉了一轉，回看乃師，已然睡熟，便自安臥，並沒有去，睡了一會醒轉，天也才亮不久，忽然想起，陳妻爲了丈夫，恨不得和人拚命，萬一乘着無人，去往馬棚，連雷八一齊救下，同逃出去，豈不大糟，師父又曾說過，如何大意，

當時爬起，帶了鞭棍，便往外跑。馬棚在莊前後面樹林之內，佔地頗廣，挨着一座山崖，內一石洞，沒有木棚，名爲馬棚，半爲囚人之用，牛六因想陳妻婦女，不會遠逃，祇怕和上次一樣，半夜來人，連雷八一同放走，故連桃林也未往，先往馬棚趕去，還未到達，便見昨夜官眷所乘騾馬車轎，全在棚內，雷八那兩匹好馬，已然不見，祇剩一輛破車，先因秦迪格外討好，不特對於官親主僕，優禮相待，連隨從馬轎夫，俱以酒肉犒勞，爲了馬棚地勢較低，將人分住別處，所有騾馬，另由掌管馬棚的人，代爲照料，牛六見兩馬不在，已自心動，走到棚前，又發現兩件帶血的男女衣服，喚了兩聲，無人回應，走往洞前，隔着木棚，往裏一看，兩個囚人，綁在木柱之上，頭臉均被破布蒙住，正在掙扎，心方略定，忽然看出那兩人，高矮不同，口鼻亂哼，用力甚猛，心想這兩個人，受傷甚重，一個已快斷氣，如何還能掙扎，定睛一看，好些都與昨夜所見不對，門已倒鎖，無法打開，料定出了變故，恐受責罰，忙先趕往花林，和陳老實的家中，那有人影，知道不妙，忙即趕回，把唐信推醒，告以陳妻失蹤，偏尋不見，後往馬棚，見雷八兩馬失蹤，看棚人不知去向，木棚已鎖，內中所綁，似非原人，話未說完，唐信瞥見桌上，釘着一把三尖小刀，下有兩寸寬一張紙條，猛想起近數月來，每次毒打村民，必有這類同樣小刀紙條出現，心中一驚，忙即下床，取過一看，上寫你們快還血債了，下面畫着七顆星光，料定又是隱名敵人七星子所爲，想起莊中爲首武師以

前只是九名，還有七八十個打手，因是先來，最得莊主寵信，無形中做了首領，平日助紂爲虐，每次作惡，照例爲首，近一年來這類小刀紙帖，前後已發現過四次，均在自己房內，內有一次，並還由秦迪起，直到幾個最利害的爪牙，人人有分，每人床前，或是桌上，釘着一把，昨夜打人時，天已深夜，共總一個多時辰，難道又和上次一樣，連莊主也接到警告，忙把刀和紙條藏起，待要趕出，忽聽正廳上，鼓聲蓬蓬，知道秦迪必也見到，已在鳴鼓集衆，忙即趕往，人已到了不少，秦迪見面，便怒罵道，你們這般廢物飯桶，平日祇知打那豬狗一般的窮人，外賊天明前偷入本莊，留下上次同樣的尖刀紙帖，竟會睡得和死人一樣，我想此賊，也許還在莊內，馬棚兩個囚犯，不知如何，還不分頭快去，此事不可對昨夜那些遠客和新來三位教師去說，說罷，正領武師惡奴，要往外走，忽見管馬棚的兩個輪值爪牙，慌慌張張，拿着一個小包，如飛跑來，秦迪一見那包，便自心跳，接過一看，而上立現驚怒之容，略一尋思，又把衆人喚住，說道，仇敵已逃，爾等不可對外人，和村中窮鬼，洩漏一字，今日不必追趕，再說也追不上，等我想好除他方法，新請的那些名武師全到之後，再作計較，由今日起，大家都要留神，尋查奸細，我那樓下，再添幾人防守，以防仇敵行刺，說罷，氣憤轉身要走，忽又有一惡奴跑來，說天方明時，又是那蒙面大漢，騎着那匹野馬，將把守村口的人喚醒，說他乃隱名大俠七星子，家住離此七十里的避秦嶺青龍澗，因憤我們不聽警

告，仍在欺壓人民，本已要來問罪，昨日大雨，看見一羣驕馬，來此投宿，無意之間，入村查探，發現兩人被你們毒打，心中氣憤，如今這男女三人，已被救走，你主人如不服氣，可往避秦嶺青龍澗兩地尋他，說罷，要走，防守村口的人，剛把同伴喚起，想要動手，才一面，全被打倒，大漢手持一根軟鞭，腰間繫着一根套索，內一同伴，見他傷人逃走，自恃武功，騎了一匹無鞍馬，尾追下去，吃他在馬背上一套索，把人套下馬來，吊在樹上，騎馬走去，等人趕到，已然跑遠，特來報知，秦迪聞言，又驚又怒，無計可施，想起大漢曾到莊中，來過多次，俱是蒙面，心疑是新村那面來的對頭，曾命心腹，假作不堪虐待，前往投奔，到後一看，所疑的人，甚是忠厚，因其不會種田，專一與人放羊，去往山中打獵；所穿衣履，十分破舊，對人却甚謙和，無論何事，都是逆來順受，一團和氣，祇不怕勞苦，對於開荒，能出氣力，所以全村信愛，並無他長，不似蒙面大漢，那樣衣服華美，武功甚好，胆勇身輕，動作如飛，又疑藏伏附近山中的俠盜，祇苦於找不出他住的地方，新村這個對頭，已是難測，這一年來，又加上這個蒙面大漢，早晚必是心腹之患，越想越憂疑，急切間，無計可施，昨天累到半夜，剛睡了不多一會，又被驚醒，覺着周身疲倦，支持不住，祇得再三囑咐唐信，和衆武師心腹人等，格外小心，尤其自己所居高樓，務要多派打手，層層防衛，以防刺客，說罷，仍由衆惡奴，和輪值武師打手，衆星捧月，同往所居美人樓走去。

七 蒙面人

原來雷八，和陳老實，自遭毒打，眼看性命難保，不料秦迪之妻陳玲姑，同了官眷，走來講情，將金朱二人，敷說了一陣，秦迪見藩台夫人，爲了打人生氣，雖覺來得可疑，不敢不聽，心中仍是憤恨，便命惡奴，把雷陳二人放下，押往馬棚綁起，明日再行發落，雷八雖遭毒打，仗着體力堅強，還能支持，走到路上，回顧陳老實，已是淹淹一息，被惡奴一人挾着一條手臂，就地拖走，周身衣服，已被皮鞭抽碎，血肉狼藉，陳老實也不哭喊，祇把雙拳握緊，兩隻佈滿紅絲的眼睛，快要突出眶外，咬緊牙齒，雙眉緊蹙，周身亂抖，已然不成人形，神情慘厲，令人心惻，暗罵，這般驢日的豬狗，真個狼心狗肺，那裏是人，可惜板斧不在手中，腿又扭筋，無可如何，要不了的話，擰斷綁索，拚着一條命不要，先斫他幾個，多少也出一點惡氣，馬棚在莊東樹林深處，後面靠着一條危崖，自從前莊主秦十，年老納福，把莊中之事，讓給兒子掌管，又抽上了煙隱，所居又在莊後隱僻之處，風景甚好，每日同了幾個寵妾，在內享受，已早不問外事，秦迪即位以來，比乃父還要強暴凶橫，無惡不作，惟恐村人背叛，棄家逃亡，又在馬棚後面崖洞內，設下幾間石牢，村人稍不遂意，便捉了來，毒打一頓，關入石牢之內，經旬累月，一任對方模糊血淚，宛轉呼號，不是遂他慾望，將殘

餘的田業，全數獻上，或是被陳妻知道，代爲說情勸解，休想放出，即便當時保命，人却不能離莊一步，名爲佃戶，實是代他耕種的農奴，終年飢寒勞苦，難得一飽，秦迪自知土人怨毒已深，一面要用這般人，爲服苦役，一面却把他看成眼釘肉刺，厭惡卑賤，牛馬不如，在淫威暴力之下，這般土人，見了秦迪，比見閻王，還怕十倍，秦迪見所到之處，除却那些鮮衣華服的打手惡奴，連同徒黨爪牙的男女眷口，舊有數十家農奴土人，全都望影而逃，不敢對面，偶然想起有氣，往往無緣無故，抓兩個來，毒打一頓關起，外來商販，去往秦家鎮集交易，偶聞土豪惡跡，談論幾句，或與土人相識，背人私語，必被所派耳目查覺，設計擒來，立和村人一樣待遇，輕則爲奴，重則慘殺，因這般都是當地無家的外人，如被逃走，難免傳說出去，驚動官府，惹出事來，非立嚴威，使其受盡楚毒，嚇得心胆皆寒，看出絲毫不敢違抗，才有爲奴之望，否則，必遭慘殺，囚禁的日子也長，即或放出爲奴，也成了皮包骨頭，奄奄一息，近年想要結交官府，一半便爲害人太多，防備萬一爲人告發之故，本來常有囚人，關在牢內，昨夜秦迪，因官眷新來，金朱二人均是新交，上來還恐惡跡洩漏，風狂雨大，大隊驢馬，暫時無處存放，自家牲口，又喂得多，玲姑再在暗中，苦口力勸，曉以利害，於是才把牢中新囚數人，下令放掉，令各回家，祇有一個外來的，無處安頓，背了玲姑，命人暗中殺死，以防後患，此時棚內，滿是主客雙方，驢馬車轎，幾無立足之地，牢中

却是空的，雷八剛一走進，便見自己兩匹愛馬，全繫棚口，望見主人，被人綁住，負傷走來，全都昂首嘶鳴，奮蹄欲起，不禁傷心，剛怒吼得一聲，想要撲進前去，吃身旁惡奴，揚手就是兩鞭，不容分說，推往石牢，綁向木柱之上，各自關門走去，急得雷八，在裏面亂掙亂罵，傷處又痛，正在難受，忽聽身旁低語道，雷八哥，此時祇能任命，罵有何用，方才你不該大罵狗子，如非命不該絕，就我們的救星到來，你那舌頭，已被人鉤掉，有何法想呢，雷八回看，正是陳老實，綁在身旁不遠，木柱之上，雙目痛淚交流，受傷慘重，語聲甚是微弱，方想此人，先受毒打，一聲不哼，像個硬漢，此時怎到流淚，心中一動，忙問驢日的人多勢衆，我們縱有救星，恐也難逃毒手，何況周身是傷，如何行動，話未說完，陳老實連聲低喝，大哥噤聲，隨聽步履走動，跟着，便見兩個手持皮鞭的壯漢，惡狠狠走來，同聲怒喝，該死狗種，好容易莊主暫時饒你狗命，不養好精神，明日領打，得了便宜賣乖，還不安分，狗嗥鬼叫，不肯停嘴，太爺們今日晦氣，大雨地裏，忙了一整天，該班的人，要早飯後才來接替，打算睡上一會，被你吵醒，不給你們吃點苦頭，也不知道老子利害，隨說，一個開鎖，一個先往裏搶，雷陳二人，見那兩個守牢壯漢，都生得高大強壯，粗臂大腿，昏燈搖曳之下，陰滲滲一張醜臉，滿身橫肉，凶神惡煞一般，雷八料知這一頓打，定必不輕，想起又是自己性暴心粗，高聲說話，所惹禍事，惟恐連累好人，正急得厲聲大喝，是我一人，在罵

你們這般驢日的奴下奴，與別人無干，要打打我一個，你活祖宗，決不皺眉，猛瞥見牢外開門的惡漢身後，立着一個蒙面白衣大漢，還未看真，忽聽呃的一聲，門外惡漢，已被來人左手鐵腕，挽緊頭頸，往後一扳一甩，連聲也未多出，叭的一聲，跌倒地上，持鞭的一個，聞得雷八怒罵，怒火上莊，剛把皮鞭揚起，待要迎頭打下，忽聽門外重物倒地之聲，回頭望見蒙面大漢，剛驚呼得一個七字，來人面帶微笑，揚手一道尺許長的寒光，已迎面飛來，想躲無及，一下打中面門，噯呀一聲，當時倒地，大漢隨即回身，將外面死人提進，雷八見那來人，穿着一身白色短裝，身後一件黑色長大披風，已全搓成一捲，斜繞左肩之上，腰繫大圈長繩，圍着一條軟鐵鞭，另束一根板帶，帶上插着八九把七八寸長，明光閃閃的牛耳尖刀，上附半截皮套，脚底一雙牛皮快靴，動作輕快，貌相身材，均與日間少年相似，祇臉上帶着一張黑面具，把上半段臉蒙住，口和鼻孔，露出在外，威風凜凜，天神一般，動作尤為輕快矯健，才一照面，便將二惡漢殺死，提了進來，因所穿衣服，乾淨整齊，上下全新，不似日間少年窮苦打扮，遇事忍讓，不敢妄認，正在尋思，越看越像，大漢已走進前來，拔下死賊臉上鋼刀，口呼八哥受驚，朝身上連挑帶割，轉眼綁束全斷，雷八一聽，果是日間所遇少年，驚喜交集，興奮過度，口中連呼，你你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少年將雷八，扶坐地上，便向陳老實身前趕去，雷八心神略定，方想陳老實，怎會沒有動靜，忽又聽身旁狂呼道，七星子

爺爺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陳老實，見了少年，驚喜過度，暈死過去，剛剛回醒，暗忖，救星雖來，我二人全受重傷，如何逃法，少年已先說道，你兩個且等一會，我去去就來，隨即走去，陳老實正和雷八說，少年並無名姓，人都叫他七星子，常來莊中，神出鬼沒，莊主恨他入骨，命人查訪他一年多，終無下落，誰也不知他的住處，聽說他和狗賊的婆娘陳玲姑，還是老交情，他那一件黑披風，都是上次在狗賊樓上，拿去的好料子，方才我挨打時，曾見他藏在桃花林內，便知有救，果然來到，祇不知我那苦命老婆，是否先被救走，他照例一個人，獨往獨來，沒有幫手，本事大得出奇，不過，一個人要救三個受傷的，如何行呢，他那匹好馬，不知騎來也未，忽聽門外有人接口道，陳四哥，莫着急，你那四嫂，已先有人救走了，少年隨由門外走進，拿着一個大被單，放在地上，命二人把破舊衣服，全都脫下，與死的惡漢對換，再把死人，綁在柱上，笑對二人道，我這裏路徑甚熟，天還沒有明透，難得狗賊多疑，所有人家，全早移開，不許住在一起，他家周圍這一帶，照例不許人住，平日雖然人多，昨日巴結官親，後又打人，忙亂了一日夜，全都疲倦，自恃凶威，決想不到當夜就有人來，和他爲難，天又剛亮，正好冒一點險，率性經過莊側，那條小路逃走，雷八哥身子強健，受傷雖重，馬還能騎，陳四哥一身是傷，到處流血，連風都不能見，祇好用被單，把人包上，由我指了騎馬同逃，到了青龍澗，再打主意，雷八忙接口道，我受的均是浮傷，並不

妨事，不過腿扭了筋，祇要有馬，便能帶他同乘，免得大哥，又要指人，又要動手，遇見這般驢日的討厭，少年笑說，這樣也好，隨代雷八，在腿腕上，揉了幾下，雷八覺着好些，雖然腫痛，已能行路，便往外跑，少年問知尋那兩匹愛馬，和所失板斧，笑說，八哥不要忙，這些東西，都備好了，隨將陳老實包好，雷八要指，少年答說，到了馬上，交你不遲，一同走出，雷八見果是自己兩匹愛馬，少年又取兩付馬鞍配上，旁邊還有一匹又高又大的白馬，鞍旁皮袋內，插着數十把牛耳尖刀，取了兩把，交與雷八，笑說，狗賊狠毒殘忍，直無人理，有我同行，雖可自信，畢竟他們人多勢衆，再被擒回，求死都難，你不比我，與其受那酷刑凌虐，到了事急之時，不妨回刀自殺，免落敵手，此刀請留備用，雷八笑謝接過，少年初意，也是姑盡人事，以全力冒險救人，並拿不準，及見雷八，照樣精神，忽然變計，把陳老實綁在空馬之上，又把防守人的鋼刀，取了一把，交與雷八，笑說，我騎這匹，乃是山中野馬，一縱好幾丈高遠，未釘馬蹄，跑起來，沒有聲音，少時由我在前開路，你牽一馬，緊隨在後，如見有人攔阻，由我上前應敵，量力相機而行便了，說罷，解下鋼鞭，一同上馬，輕悄悄穿林繞出，遙望土豪門外，空無一人，曉色迷濛中，烟樹葱籠，到處靜悄悄的，土人多是秦家農奴，相隔尚遠，即便看見，也裝不知，不會驚動仇敵，祇不遇那些爪牙，便可無事，暗囑雷八留意，到了林外，一見前面無人，突然把馬加快，由莊旁大路馳去，走出里許

來路，回顧無人驚覺，祇遠方田野中，有些土人，天色已快大亮，知道昨日連夜忙亂，人都倦極，把守出口的敵黨，都是狐假虎威，好吃懶做的廢物，正好衝出，先還以為多少必有一場爭鬥，誰知那條小徑，已快走完了，已然望見前面竹柵，始終未遇一人，兩旁小屋，門窗緊閉，少年時罵蠢牛，這樣倒可保命，忙先朝前馳去，到了柵下，把鐵鎖擰開，開了柵門，把雷陳二人的馬，放將出去，走出半里，指點雷八越過大路，走往對面東南山溝之內，說聲我還有事，去去就來，免得連累好人，你們走完山溝，我如未到，可在溝外土坡樹林內，把馬藏好等候，我到再同上路，又由馬肚袋內，取出大塊鍋魁乾牛肉，令其分吃，匆匆回馬馳去，雷八見那山溝甚仄，地上雖有幾處水流，路却好走，便照所說前行，走了七八里，山溝走完，上了一片土坡，道旁桃花盛開，間以松柏，林內還有兩處崖洞，地甚隱僻，忙把兩馬牽進，放下陳老實，正取鍋魁牛肉大嚼，忽然口渴，來時，發現坡前森林外，有一小溪，欲往飲水，剛出桃林，便見左側危崖上，站着一個白夜蒙面大漢，似向來路眺望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昨遇少年七星子，裝束身形，全都相同，腰間也插着許多明晃晃的鋼刀，映着朝陽，寒光四射，祇肩上没有黑披風，餘全一樣，忙喊大哥，蒙面人忽朝雷八，把手連搖，又打了一手式，好似不令開口，隨走往崖腰樹林之中不覓，以為就要走來，等了一會，不見人到，忽想起對崖形勢高峻，崖腰離地數十丈，無法上下，相隔頗遠，七星子騎馬先走，方才路上

回望，早已無蹤。說是去往仇敵莊中有事，怎會趕到前面危崖上去，馬和披風，又都不在，就算土著馬快，路徑熟悉，這條山溝斜直，與桃源莊東西斜對，沿途叢山峻嶺，到處森林，任他多快的馬，也不會自己才到，便被趕向前去，並還走上那巖高險的山崖，心中奇怪，更把少年認爲天人，久候不見回轉，忽想起陳老實，也是飢渴交加，受傷更重，如何丟他一人，在內，七星子已然望見，自會尋來，在此駭等做什，剛趕回洞，便聽馬蹄飛馳之聲，正與少年所騎野馬相同，以爲少年去往騎馬同回，趕出一看，果是那匹又高又大的白馬，飛馳而至，由坡下跑過，人却不在馬上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料定少年二次入莊，必已遇險，被仇敵擒住，馬却逃回，滿腔悲憤，趕回崖洞，告知陳老實，問其有何法想，心裏急得亂跳。

八 穿越森林

陳老實受傷本重，正在喘息，見雷八氣急敗壞神氣，聞言笑說，八哥不要擔心，你不知恩人有多大本事哩，簡直和天神一樣，來無影，去無踪，他那匹馬，更是靈慧，能通人意，無論相隔多遠，祇他一聲呼哨，老遠趕來，不用時節，叫他到那裏，就去那裏，外人休想近身一步，去冬曾聽人說，他和秦家小賊婆娘，時常見面，兩下情分甚好，照例每去莊中，不論多麼艱難危險，必要見上一面才能，聽他走時口氣，也許去和小賊婆娘，訂會相會，這馬

怕人看見，到了那裏，便打發回來，這類事，由去年起，莊中已發現了好幾次，內有一次，好似還被小賊撞上，夫妻大鬧，因愛婆娘美貌，當初原是強迫成親，答應過人家，有好些話，我也學不上來，這次恩人，被一百多個教師打手，包圍在樓頂上，下面的人，祇上一房，就被打倒，四面弓箭鏢槍，朝他亂射，不知怎的，會被逃走，他那胆子，也大得出奇，今天回去，又是一個人，沒有累贅，包你沒事，也許回來，要遲一點，這條山溝，以前原有大青狼，成羣出沒，向來無人敢於走進，聽說裏面有大片森林，數百里不透天光，極易迷路，前十多年，有幾個藥夫子，集合土人，和老賊說明，入山採藥，結果祇有兩人跑回，說在森林之中迷路，走了兩天，遇見怪獸毒蟒，同行十餘人，祇他兩個，相隔較遠，得逃活命，老賊不信，又派兩次土人往探，一個也未回轉，由此無人再往，前面不遠，便是那片森林，對頭雖不會追到這裏來，恩人未到以前，我們也不敢前進，祇好守在這裏，等他來了再說吧，雷八聞言，將信將疑，正商量去任對面崖上查探，方才所見白衣蒙面壯漢，是否少年本人，並向桃源莊那面遙望，有無動靜，忽聽身後，奪的一聲，大驚回顧，乃是一把明晃晃的牛耳尖刀，刀上插着尺許方圓的薄木片，一同釘在樹上，同時，瞥見林外，有一白衣人影一閃，料是少年回來，忙即趕去，人已不見，向外一看，一頭是來路山溝，一頭是亂山森林，相隔還有一半里路，兩面都是危崖土坡，便是會飛，也不會看不出一點影迹，不知少年

何故剛回又走，連面都不肯見。越想越怪，回到樹下，把刀一比，與少年方才所贈兩刀，大小形式，全都一樣，刀柄上均刻着七個紅星，所釘木片，大約尺許，上面有尖刀刻劃的字跡紋路，便取回去，交與陳老實觀看，老實接到手內，看完笑道，我說恩人必回，決不會錯，方才我曾見他，在林外一閃，這木片上的字跡，乃他所刻，命我二人，仍騎原馬，穿過前面森林，照着沿途所留標記走去，便到青龍澗，由此前往，約有六十來里，當地有一大崖洞，洞中飲食用具齊全，藏在洞中，便可無事，我屋頭人，已先在彼等候，我雖不知爲了何事，不肯當面明言，照他所說，萬無一失，你莫奇怪，我雖第一次和他見面，連面目也未看出，這一年來，却聽得多，如照旁人所說，他做的事，比這個還有怪得多的呢，雷八不認得字，細看木片所劃道路方向，果與當地形勢相同，又曾眼見少年，在林中出現，再想先前少年會立對崖，回洞不久，馬才跑過，分明人已繞路趕回，自往崖上望敵，令馬先走，爲防絮聒，故未相見，方才疑他被人擒去，實是關心太甚，忙中料錯，陳老實久居本山，知道此人來歷本領，當無虛語，便把陳老實，重行包紮馬背之上，雙眼露在外面，隨時認路，以防走迷，途中張望，由此向前，沿途亂山雜沓，林木甚多，路頗難行，一會走到盡頭森林之內，見裏面光景昏黑，天光雖少透露，因是清晨，朝陽不時由林隙中射入，尙能分辨途向，路也不平坦，所行之處，又均千年古木，行列甚稀，走不多遠，陳老實忽喊，八哥留意標記，走錯不

得，雷八照他所說，細一查看，林中樹木，疏密相間，有的地方，巨木雜樹，叢列駢生，人須直身而行，更有荆棘野草阻路，祇所行之處，當中有丈許來寬，比較好走，道旁樹上，並有七星子所留標記，樹皮削去尺許長一片，每隔十多步，必有發現，陳老實說，與少年木片刻字相同，料無差錯，便照樹上標記，騎馬前進，遇到轉側之處，標記更多，每樹多有，似這樣，在林中穿行了二三十里，忽然發現一條石徑，樹上並還掛有三尺來長一片樹皮，上寫，由此轉向東南五六里，有一水塘，不可再朝直進，可由水塘左面，枯松之後改道前行，當中約有半里來長一段草地，比較難走，不可疑心，祇把這段路走過，便可直達青龍澗崖洞，爲防萬一有人尋蹤，枯松而外，已不再有標記，如真迷路，到時也有人來接引等語，字似新刻，比方走所見，還要詳細，二人騎馬尋到當地，果有水塘枯松，天光下射之處甚多，陳老實驚道，這類水塘，例有大羣野獸，來此飲水，我們快走，雷八胆子最大，初次走到這類無人森林，聞言也自警覺，想起來路荒涼陰森之景，心中發慌，忙往樹左繞去，地上荆棘野草，果然極多，路甚難行，走了一陣，方覺道路崎嶇，形勢越發險惡，忽見前面地上，白影閃動，似是天光下漏，再一細看，險路已完，精神立振，一會走出林外，由一崖坡走下，前面橫着一條山谷，竟是石地，草木不生，崖勢均甚玲瓏秀拔，並有清泉，滾滾繞溪而流，崖上滿佈濃厚苔蘚，其碧如油，石縫中更有一叢叢的蘭草，含苞欲放，清香沁鼻，景甚幽

麗，晴陽在天，和風吹襟，令人心神皆爽，二人全都誇好，又行數里，雷八說，這好山景，怎未見人，連野獸也未遇到一個，忽見前面樹上，削去一大片樹皮，上刻來人止步，前進者死，心方一驚，又聽婦女呼聲，起自身後，陳老實首先大聲回應，雷八回顧，原來身後不遠，小溪轉角，有一崖洞，洞前有一中年婦人，手扶崖石，和陳老實，互相呼喊，正是昨夜所見陳老實的妻子，身上舊衣，已全換去，才知貪看山景，走過了頭，連忙回走，陳妻原聽蒙面人說，丈夫遇救，就要尋來，一見二人馬過，先未看出馬上綁着丈夫，祇認得雷八，是昨夜挨打的車夫，意欲探詢，及至互相呼應，解下一看，人已成了血人，周身糜爛，哭喊得一聲，正要撲上前去，忽然想起恩人之言，忙即停手，急呼，這位大哥，快請幫忙，抬他進洞：我真該死，忘了他不能受風呢，二人隨將陳老實，用原來床單，兜往洞中，放在一個上蒙虎皮的大石榻上臥倒，陳妻忙由洞側，取來一瓦盆藥膏，和先備就的傷藥溫水，將陳老實周身衣服，輕輕脫下，洗淨污血，把藥擦上，雷八見洞中，地勢高大，並有爐灶，和各種應用之物，因陳氏夫妻，死裏逃生，大難重逢，悲喜交集，不願過去煩擾人家，心正懸念七星子，不知何時才回，忽聽陳老實呼喚，過去一問，陳妻說是昨夜暈倒以後，醒來已綁兜在一黑衣女子背上，比時雷八，尚在受刑，同行還有一個白衣蒙面大漢，各騎着一匹快馬，送來洞中住下，天還不會亮透，匆匆說了幾句話，給了些吃的，仍同騎馬飛馳而去，雷八一問，

是何形貌，陳妻答說，恩人穿着一身白色短衣褲，腰間插着十幾把小鋼刀，面具尚有七粒紅點，始終不曾取下，聽他說話，口音甚怪，單看皮色，似個飽經風霜，將近中年的壯漢，肩上並未掛着黑披風，雷八覺着陳妻所說形貌裝束，十九相同，祇昨日少年，穿着雖然窮苦，看年紀至多二十六七，心想陳妻必未看真，天下決無年貌本領，全都相同之人，陳妻後又說起蒙面恩人，方才曾經來過，剛走不多一會，這些傷藥，使他取來，說你二人，一會就到，但是前面不遠，有一大片峭壁，崖那邊住有不少野人，千萬不可過去，樹上所釘樹皮警告，便是指此而言，雷八一算，時間正對，越知前後所見，實是一人，祇不知行踪如何這等隱祕，方說這位恩人，好到極點，我便永世作他牛馬，都所甘願，忽聽洞外接口笑道，人都一樣，誰力氣大就該幫人的忙，雷八哥這等說法，未免欠通，回頭一看，正是昨日所遇少年，身帶兵器和黑披風，白色短衣褲，連同面具，全都去掉，仍是昨日風雨中見面時，那一類破舊裝束，祇腳上換了一雙新草鞋，雷八大喜，跑上前去，雙手握着少年兩條虬筋蟠結的膀臂，仔細一認，果與方才蒙面恩人，一般無二，不禁撲地便拜道，大哥，你就是方才救我們的蒙面人麼，你真和神仙老爺一樣，我雷八從小受苦，趕了十幾年車，居然遇到你這樣的英雄好漢，就死也值，真快活死我了，話未說完，已吃少年，雙手扶起，雷八想磕兩個頭，用力一掙，覺着少年，雙手抓緊自己臂膀，鋼鐵也似，休想掙動分毫，急得跳腳道，你這位大

哥，真不講理，我連受你兩次救命之恩，連頭都不容我磕一個，豈不把人活活悶死，少年笑道，我知你是個血性漢子，彼此情投意合，一見如故，何在乎這些虛禮，雷八祇得罷了，笑問，大哥，方才你在崖上，朝我搖手，後又在林外現身，馬都未騎，你往桃源莊，怎會回來那等快法，少年聞言，微一遲疑，笑問，你從何處見我，雷八說了前事，少年笑道，狗子秦迪，陰險狡詐，你們如再被擒，萬無生路，這裏的事，說來話長，我看你們，要想出山，恐還不到時候，前面崖後，又有野人，他們原是數百年前，避亂入山的人民，雖然善良，但他那裏，地方不大，每年出產，祇夠自用，又受祖上遺命，不肯離山他出，法令更嚴，不願外人入境，近年受一好漢感化，比前已好得多，尙未完全心服，時機未至以前，最好不要去往崖下走動，過崖更是不利，我家不住在此，回去晚了，恐秦家小賊，命人窺探，見我不在，又生事故，今日必須提前回去，到家越早越好，好在林中野獸，上年已差不多被人殺光，這裏連吃帶用，樣樣齊全，本是備作迎接桃源莊那些逃走出來的苦人之用，今早他們才走，地勢隱僻，風景甚好，中間還隔着大片森林，仇敵爪牙，必不敢來，入林必死，再說，也尋不到這裏，左壁石堆後面，有一小洞，裏面三間石室，更比外洞，佈置得好，冬暖夏涼，旁有石塊，隨意啓閉，睡在裏面，更可高枕無憂，至於我的姓名身世，以及蒙面救人用意，自我，哥哥十年前走後，均有日記，本藏新村，近因仇敵，常命手下爪牙，裝着受苦不過，投我新

村，開荒度日，來作奸細，暗中窺探，全村中人，雖然和我交厚，內中不免仍有糊塗的人，受他誘惑，自從發現這裏，便把日記，移來洞中藏起，以防仇敵偷去，知我是他對頭，提前發難，暫時敵他不過，平日吃苦傷人，八哥也許認字不多，桃源莊三十以上的人，都讀過書，看完之後，自對你說，天已不早，今日我在莊中，救走三人，又殺死狗子手下兩個極惡窮凶的狗黨，亂子惹得太大，雖恐貽禍新村，明告小賊，我住青龍澗，但是這裏地名，乃我自取，無人得知，小賊決尋不到，一個不巧，誤走對岸險境，走往野人村落，那裏的人，個個胆勇多力，更有強弓毒箭，早知小賊，土豪惡霸，害人甚多，心中氣憤，祇一遇上，休想活命，終恐我那真相，被他看破，前往新村查探，我如不在，更生疑心祇好先走一步，這幾天也許不會就來，你們各自養傷，暫時避禍，照此形勢，大約沒有多日，便要 and 狗賊父子，一分存亡，更須防他在新村盤龍谷那面，乘着雨後山洪，決口倒灌，我們先吃他的大虧，非我趕回，不能預防，我要走了，雷八已把少年敬若天神，愛若父母，本意見面之後，便隨在一起，一聽對方，捨他而去，好生失望，忙道，聽大哥口氣，分明和狗賊，勢不兩立，此時正在用人之際，先前扭傷腳筋，已被大哥治好，身上還有一些浮傷，並不相干，方才下地時，我已試過，和好人一樣，正好隨同大哥效力，死不皺眉，少年接口笑道，爲人注重在最後成敗，平日多麼困苦艱難，忍辱負重，祇要志願達到，全都付之一笑，動不動負氣，和人

拚命，有什用處，徒死無益，去掉一個有用的人，反更誤事，我也看出你有用，但還不到用你的時候，時機一至，自會明言，共總有限三兩天功夫，便可相見，心急做什，雷八無話可答，固執要送少年走上一段，再行分手，少年知他感恩依戀，不捨離開，含笑應諾，雷八一半敬愛少年過甚，感恩心切，亟欲圖報，一半想要表示自己身體受傷，腳腿復原，已如常人，並不妨事，出洞笑說，大哥急於趕回，我們快走，拔腿就往前跑，少年見他果然強健，追上笑道，八哥不必如此，早晚終有用你之處，放心好了，雷八本是租人，爲了感恩圖報，聽出桃源莊土豪，乃新舊兩村公敵，少年乃新村爲首之人，平日裝着窮苦，忍受對方凌辱，剛一轉身，立時帶了腰間飛刀套索，快馬長鞭，白衣蒙面，前往復仇，爲受苦土人洩恨，走到路上，忽然想起盤龍谷形勢，定必重要，便向少年設詞探詢途向走法，少年見他意誠關切，心又有事，沒想到別的，隨口說了出來，雷八一聽，當地就在青龍澗的西北面，相隔雖有三十里，中有一條險徑可抄近路，並還不致被人看破，陳老實和土著村民，昔年均曾到過，祇那捷徑，極少人知，便記了下來，正想再問下去，少年見他盤問不休，看出用意，恐其無知涉險，不肖再往下說，並加誥誡，說當地常有兩條大蟒，盤龍谷得名，便由於此，時還未到，千萬不可涉險窺探，雷八笑答，我這裏路徑不熟，敵人何時決口，也不知道，在大哥未來以前，如何會去，隨便一問罷了，少年仍不肯再說，到了分手之處，少年走出數十步，回

顧雷八，尙在凝望，忽又趕回笑道，八哥爲人，魯莽義氣，體力雖然強健，不會武功，以後遇敵，容易吃虧，真要爲我出力，我先傳你飛刀投箭與飛索套人之法，好在天色尙早，騎馬回去，不消多時，就可趕到，教你一會，還來得及，刀箭又是現成，祇肯用功，手臂有力，幾天就可學會，等你學成這三樣，再幫我忙，也容易些，雷八方說，你身上空空，那來刀劍套索，少年先撮口一聲長嘯，然後說道，我那飛刀，乃異人所傳，沒有喂毒，這裏所藏，乃隔崖野人所送，他們上輩，全是受盡貪官污吏，土豪惡霸凌虐的人民，受盡苦難，逃亡入山，初來時，常受毒蛇猛獸危害，後來費了許多心力，練成毒刀毒箭，專爲防禦蛇獸之用，送我不少，以前我也不知來歷，今日才聽一女異人說起，爲防仇敵警覺，尙有許多，藏在附近樹穴之內，你來路後半一段，凡有標記之處，左近不遠，都藏得有一點，一半留備異日用處，一半是防敵人，萬一尋入森林，隨時取用，作爲疑兵，以少勝多，致其死命，這裏就有，說罷，轉身向一大樹後面，取了十幾件出來，共是六刀八箭，和一條麻製長索，隨傳飛投之法，雷八見那飛刀，有的兩面開口又尖又直，與所佩相同，有的形如新月，前重後輕，鋒利非常，刀上並有好些細孔，極易使用，稍一指點，便卽學會用法，學箭須仗指力與臂力相應，比較稍難，套索也不容易，少年見他人雖粗魯，這類事居然一說就會，幾次教過，有了準頭，並能在五丈以外，斫套中前面小樹山石，笑對雷八道，想不到你有如此聰明，照此

勤習，不消三日，便有準頭，跟着又傳由大而小，由近而遠，百發百中取準之法，剛一教完，便見那匹白馬穿林越野，飛馳而至，少年笑說，八哥回去用功，祇用一刀一箭練習，以防浪費，折了鋒芒，雷八喜諾，少年說罷，飛身上馬，道聲再見，入林急馳而去，雷八見他走遠，祇得回身，到了路上，偶然回顧，瞥見少年在前面峯崖上，步行急馳而下，步履如飛，最奇是裝束全換，又是白衣蒙面，腰插飛刀，一算途向好些不合，再說，所行之處，在去路之側，相隔頗遠，也不應回得如此快法，又是步行，方自奇怪，覺着對方，真個和傳說中的劍俠一樣，行踪飄忽，來去如電，再往前看，少年已順側面峯崖，朝原行之路，飛馳而下，晃眼不見，知其行事莫測，祇得回轉，剛到崖洞，便見陳妻，探頭外望，笑呼雷八哥快來，恩人日記，已尋到了，天下竟有這樣奇事。欲知什麼奇事發生請看下集分解。

